

五台山寺志

五台山寺志

漢書門			
類	號	函	架
二	四〇	四	六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二九	二四〇	漢
二函	一六四	書
一三	架	冊
架	冊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404
冊數	6 (4)
函號	292 74



天台山方外志卷第十六

書

淺草文庫

晉王荅智者大師辭歸天台并論荊州諸寺書

弟子捨持和南荊州玉泉十任兩寺近既賜
令檢校今須書及江陵捨管當勒所由終聽
僧使奢促弟子仰蒙淨戒宿世因緣稍希義
理智波羅密爰降開許始制義疏方憑沃荅
向入慧門昔年仰請棲霞時往觀行政為密
適朝發暮到應可諮決不異邑居行道本貴
安心寧勞過往天台之路幸願輟情屈已為
人菩薩有賜於專契弗敢違前都未知淨人
善心已墮於僧數濟度無隔唯
用隨喜謹和南七月二十七日

智者大師與晉王重述天台書

前所誌天台山
專本聽後期爰

大德
校
局

日
中
書
局

天
台
書

天台山方外志卷第十六

逮報示不然風志棲霞乃言咫尺非關本誓
之心天台既是寄終之地所以恒思衆遂每
囑弟子恐命不待期一旦無常身克禽鳥焚
燒餘骨送往天台願得次生還棲山谷修業
成辦乃可利人但仰赴義門多慚蕪淺發心
既重輒課庸微去聽慈恩庶無忽促政言天
台營理本擬十方安立僧徒非專爲已昔年
修葺願創伽藍形可隨緣香燈難絕故欲遣
修葺冀憑方便同途校具淨人得蒙勝舉并
祈一旨事並前諮方乞寺名屈作檀越懼多
煩杳未敢同時處處結緣功德彌大玉泉十
住許垂恩爲唯待教旨卽遣僧使冀藉光威
三寺遙荷伽藍未整功德已圓
仰聞頻煩言何能謝沙門某白

晉王重荅智者大師述天台荊州諸寺書

和南

復垂誨旨益具仁慈開士位懷隨感必應本
誓願力何患不果政言服道口淺未堪遠

凌憑護念開示悟入玉泉十任天台本居
由勝功能得建立方須影響永至金剛江陵
書及會稽教下並勒所司以時
發遣謹和南七月二十九日

晉王與上柱國斬郡公荊州總管逢奚儒書

智

禪師德尊望重近年紆道爰授淨戒今修治
彼州十任寺造立西徂玉泉寺並見請爲檀
越復聞公等多結勝緣大乘運通良深隨喜
師今遣僧使志果汰才二人還就玉泉寺汰
璨道慧汰師十任寺道臻汰師經理想加心
影響獎成妙業公私單福幽顯同顯汰事遠
白不復暄涼也揚
廣呈八月二日

晉王遣使天台參迎智者大師書

和南

和適福慧莊嚴與時高勝弟子至來未久粗
復可行近頻降兩書爰垂示功德玄義刪削

文句入初其舊維新從龜至砂會須披接方
 豁煙雲春律以謝夏坐方結敢違經教涉暑
 出迎白露宵團秋風葉下必預舟楫迎近江
 陽然仰勞著述已涉數歲般若多障近願成
 功日就月將庶方啓沃率貢別牒示表虔誠
 在敬無文仰揆弘亮其間珍德續事音語謹
 和南納袞袞十領龍鬚席二領須彌氈二領
 猶牛酥三瓶薰陸香一合又遣使人天台迎
 書云捨持和南霜氣已緊較熱久祛方恐洞
 汭預取調適今遣奉迎祇禮非奢謹和南九
 月二十
 四日

智者大師答述度人出家書

切以今月佳辰菩薩應世奉為至尊

皇后報恩功德銘寫靈像度人出家現在因
 緣福業無量使五沙彌為弟子輒當恭旨作
 說戒師年歲既小別須和尚必選名德為作
 依止並賜法衣即於衆前歡喜頂戴沙門敬

白七月十九日

答述放流徒書

開府學士柳顧言宣教金光

惡放流徒矜勉鞭罰上開府潘惠達儀同張
 四娘等凡四十五人賜令斟酌謹即依事仲
 詳切以一人出世多人利益淳善御俗仰屬
 輪王按此經云若犯王法繫縛枷鎖諸苦惱
 等悉令度脫又灌頂經云王當放赦屈厄之
 人徒鎮解脫王得其福天下太平雨澤以時
 人徒鎮解脫王得其福天下太平雨澤以時
 善根力謬以多幸忝此大緣率勵僧徒清齋
 洗浣龍王注雨甘澤並周爰開獄門杻械解
 脫徒流原宥莫不蹈舞殿庭稱恩感戴加復
 送以勝旛仍懸寶塔登高散花燒香朗燭並
 留供設說法開示咸令向善其僧法運等難
 看法衣不能修心身犯國憲取穢道流忍乃
 上來戰栗下恥白大衆留七日晨夜訓齊誓

依儼黜使慙誠獎耳沙
門某焚白十月十六日

荅施燭書

開府柳頤言宣教以法歲圓滿爰降
勞問弁施金色新製香爐奩一具法

衣一通綿絹百段燭三十挺紙二千張上厨
果食等刹那不住節序相摧老至易悲觀心
難諦幸憑弘建正法省無戒慧寧懼難銷香
爐起峯蓮華奪豔忍辱離塵安行履躡經稱
受用無作恒生燭在夜燎紙擬淨名當機要
施法事忘謝果食縑綺道場同沾歸福有在
辭畧言外沙門某
鼓白七月十五日

王迎入城礙雨移日書

揔持和南雨乃晏仰延
暫阻明間若晴別當遣

信謹和南七月二十六日

次迎入城書

揔持和南霜寒道體康勝弟子還
來甫爾未暇迎延馳誠已深今遣

候接異近祇觀謹
和南九月十六日

後梁王蕭琮書

遠欽高風未獲展侍撫然西顧
以日易年承遊止玉泉創構

宇名僧雲會問道遠集山林佳勝有助禪悅
即事倏然風雲永歎涼暑珍膏續附承修神
定今還敢申訊謝信驛有
曾方願祇承蕭琮和南

前陳領軍蔡徵與智者大師書

自江東披破第
子前預送京不

獲慶禮于茲五載丹誠懇結豈筆札所宣山
川永遠無因謔述邃師奉命爰到闕廷天子
降情君主殊遇新故崇待南止傾心可謂使
乎使乎仲尼是以興歎仰陳勝託有慰延欽
天高氣清願道體康愈棲真千仞寂慮四禪
梁穗煙雲餐悅法喜固非世俗之徒所能稱
讚徵年衰事迫可以意求弟任兒孫隨時過
日撫塵擊壤用畢餘齡既達於窮通之數亦

不常以貧賤自恥但觀奉翛然實增馳欲伏
願珍重繼復下承脫直行人賜訪存沒開皇
十三年九月十七日前陳侍中安右將軍中
書令領軍將軍南雍州大中正新豐縣開國
侯第子漸陽蔡
徵稽晉和南

智者大師乞晉王修治三處尊像書

吳縣繼衛
迦葉二像

願更聚合修復鄧縣阿育王塔寺頽毀願更
修治刻縣十丈彌勒石像金色剥壞願更莊
嚴右三處功德乞
沙門某敬白

聖王遣使參病書

捨持和南仰承出天台已次
到剡石城寺感患未歇菩薩

示疾在疾亦愈但於翹誠交用悚灼今遣醫
手膺往處治小得康損願徐進路遲禮觀無
還謹
和南

大師臨終遺晉王書

貧道初遇勝緣發心
之始上期無生法忍

未六根清淨三業殷勤一生望獲不謂宿
疾深致諸留難內無實德外虛名譽學徒
集檀越自來既不能絕域遠避而復修違
彼自招惱亂道退行虧應得不得憂悔何
識上負三寶下愧本心此一恨也然聖法既
差自審非分欲以先師禪慧授與學人故留
滯陳都八年弘法諸來學者或易悟而早亡
或隨分而自益無兼他之才空延教化畧成
斷種自行前闕利物次虛再負先師百金之
寄此二恨也而年既西夕恒惜妙道思值明
時願逢外護初蒙四事既勵朽年師以學徒
四十餘僧三百許日於江都行道亦復開懷
待來問者儻逢易悟用答王恩而不見一人
求禪求慧與物無緣願至於此謬當信施此
道無功此三恨也又作是念此處無緣餘方
或有先因荆潭之願願靠地恩大王弘慈沛

然許於湘潭功德粗展微心雖結緣者衆
孰堪委業初謂緣者不來今則往來不得推
想既謬此四恨也於荆州法集聽衆一千餘
信學禪三百州司惶慮謂乖國式豈可聚衆
用惱官人故朝同雲會暮如雨散設有善嗣
不獲增長此乃世調無堪不能諧和得所五
恨也既再遊江都聖心重法令著淨名疏不
揆簡識輒述偏懷玄義始竟麾蓋入謁復許
東歸而吳會之僧咸欣聽學山間虛乏不可
聚衆束心待出訪求法門暮年衰弱許當開
化今出期既斷法緣亦絕此六恨也在山兩
夏寺治玄義進解經文至佛道品爲三十一
卷將身不慎遂動熱渴一百餘日競疾治改
際此夏末慮有追呼東裝待期去月十七日
使人至山止留一宿遽此螢光早希進路行
過剎嶺次至石城氣疾兼篤不能復前此之
義疏口授出本編自治皆未揀簡經論僻
謬尚多不堪流布既爲王造寧蓋其拙囑弟

子抄寫後本仰簡前所送玄義及入文者請
符弟子焚之天挺膚智願一徧開讀覽其大
意餘無可觀貧道灰壤雖謝願留心佛法詢
訪勝德使義門無廢深窮佛教治道益明編
行編學是菩薩行如來滅度法赴國王貧道
何人慧門憑委欣然就盡沒有餘榮但著述
延歲文義不同悵然自慚生來所以周章者
皆爲佛法爲國王爲衆生今得法門仰寄三
篇爲足六根釋矣命盡之後若有神力誓當
影護王之土境使願法流衍以答王恩以副
本志菩薩誓願誠而不欺香火義淡安知仰
謝願觀泡幻知有爲法一切無常會而不離
終不可得唯當勤戒施惠以拒四山早求出
要豈須傷法煩勞聖懷蓮花香爐犀角如意
是王所施今以仰別願德香還遠長保如意
也南嶽大師滅度之後未有碑頌前蒙敕許
自制願不忘此旨南嶽師於潭州立大明寺
齋天道安於荆州立上明寺前蒙敕影護願

光飾先德為作檀越王貧道在世六十年未
 嘗作有為功德年暮力弱多闕用心又香火
 施重近於荊州仰為造玉泉寺修治十任寺
 至夏口而斬公亡書未及赴慈恩已足願為
 玉泉寺作檀越主今天台頂寺茅庵稍整山
 下一處非常之好又更仰為立一伽藍始剪
 木位基命弟子營立不見寺成瞑目為恨天
 台未有公額願乞一名移荊州玉泉寺貫十
 石像發願疏悉畱仰簡泰平聖世皇風整肅
 菩薩淨土不可思議切見諸州迭送租米車
 皆三五倍於公斂不多私費為重典章處
 別有深規貧道不閑忽言國式輒謂無米
 濟運送宜爾有米之州當地輸送則無此
 管窺未見理若於式有妨請不須論於
 有益願為誌奏使蒼生慶賴然國是王國
 是王民加修慈心無育黎庶犬馬識養人

豈忘恩乎昔聞齊高氏見負炭兵形容憔悴
 愍其辛苦放令出家唯一人樂去齊王歎曰
 人皆有妻子之愛誰肯孤房獨宿瞪視四壁
 自儉山林以此觀之出家難得今天下曠大
 賦斂寬平出家者少老僧零落日就減前賈
 帳時或隨緣聽學或山林修道不及帳名雖
 復用心常懷憂懼此例不多悉有行業願許
 其貫管則是度人出家增益僧眾熾然佛法
 得何量功德昔三方鼎立用武惜人今太平
 一軌修文修福正是其宜又未法衆僧多行
 不稱服尚不袂人意况扶經律王秉國法兼
 匡佛教有罪者治之無罪者敬之起平等不
 可思議心則功德無量此等之事本欲回諮
 未逢機會奄成遺囑亦是為佛法為國土為
 衆生若能畱心功德仰養臨命口授言盡力
 窮期追意多知復分說大言知識菩提為期
 沙門開皇十
 七年十一月

晉王荅智者大師遺旨書

菩薩戒弟子捨持稽首和南先師天台智者

者內弟子灌頂晉明至奉去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遺書七帙手迹四十六字并淨名義疏三十一卷犀角如意蓮花香爐等跪對修讀摧振于心舍利儼然德音具在迦葉狼跡身證進追曇光天台安禪近躡誠復如來雙林四部號勤而涅槃遺教汰更殷重況乎五百歲後四依慈濁深順佛旨居世同凡將欲涅槃現希有事五品十信已自皎然彌陀觀音親來接引去德茲永乃增悲戀追悟今生還慶夙稟所恨淨名經疏不重親承由冥尋研用補咎悔追惟障惱現機未發遜聽前聞亦有成就非徒悟有淺深抑又時或早晚佛滅度後得聖巨多道耀他方冥來曉示在思卽世忽奉大師良由夙緣積會親近愛暈來命必垂影響不捨本誓筆迹具存是用歸誠憑靈戒懇跪受經疏如意香爐虔禮西方

心口相誓手探卷軸最後殷勤卽於今月十八日仍感瑞夢是知濟度已降舟航唯願卽日在寶池遙開蓮華今居淨域近溯濁心世世生生師資不闕革凡登聖給侍無虧但義府鈞溪遠文淵博雖加策駘終畏面墻特希旣以醍醐如出香乳爰以暗井卽顯真金然後仰藉神通俯厲精刀別詢剛僧奉揚法味會共含生作大利益斯則弗違提獎同登彼岸最勝最上就此爲尊灌頂所送最後淨名義疏三十一卷至佛道品謹卽裝治善書習讀逮旨爾前玄義入文解釋付弟子焚之卽付還使遣對燒蕩犀角如意蓮花香爐遠以垂別輒當服之無斃永克法事今奉施瓷瓦香爐供養龕室遺旨以天台山相遇得一處非常之好垂爲造寺始得開翦林木位置基階今遣司馬王弘創建伽藍一尊指畫寺須公額并立嘉名亦不違旨佛隴頭陀金各仍舊使移荆州玉泉十僧守天台者今山內現

前之衆多是渚宮之人已皆約勒不使張散
 豈直十僧而已所求費寺水田以充基業亦
 勒王弘施肥田良地深蒙擁護當年別資給
 行送經一藏依法爲先師別供養具鍾幡香
 等又施錢直且充日費鄧境靈塔吳內石像
 剡縣彌勒尊儀卧疾之處竝使裝飾亦不仰
 異荆州玉泉寺既是爲造理當異餘道場其
 潭州大明寺荆州十任上明寺等先以敬許
 爲檀越無容復乖今誨使製南嶽師碑即命
 開府學士柳顧言爲序自撰銘頌所屬僧有
 罪治無罪平等切以涅槃羯磨經有誠文正
 論治國金光明品住持三寶弗敢墜失又令
 加修慈心撫育民庶犬馬識養人豈忘恩蓋
 聞外書爲教仁尚恕物內典居宗大慈爲管
 在文雖異詣理實同不有君子其能爲國不
 有菩薩豈濟含生又以僧未貫籍許其出管
 適奉詔書冥符來及見機而作所謂後天而
 奉天時耀運轉輸深關軍國前已表聞所司

未報終當方便必期請果及承寄囑斯復能
 照他心前來仰答無違意旨庶籍蕙修福祐
 國家灌頂曾明面引詢訪具述遺形宴坐宛
 若平生轉恨失時不重餐義味仰揆定力如
 須彌峙法臘云竟切願興迎一到江陽還入
 禪衆道俗接足人神頂禮即當奉送復彼山
 龕庶籍瞻仰能開心日深願道力不孤所請
 雖厚恩申報具在願文而實宜加跌實須酬
 仰二僧今及輕奉報書遠拜靈儀心鳴
 載咽謹和南開皇十八年正月二十日

晉王弔山衆書

正月二十九日捨持和南白請

尚捨無常身大師智者遺應遷神哀摧抽惱
 不能自勝念當戀慕追慟難忍永矣奈何當
 復柰何侍者灌頂曾明二人齋送別書觀心
 論淨名疏犀角如意蓮花香爐并智越法師
 一衆啓見對增哽德音若存即遣條流移神
 靈迹祥瑞炳著自迹分明舍利全身于今安

坐非證聲聞小果定入菩薩大位素聞得法
 華三昧方驗不退法輪而觀彌陀觀音大勢
 至以宿命智友契四部弟子豈不努力自揆
 寡薄無以申報唯當敬依付囑不敢彈忘應
 建伽藍指畫區域須達引繩天宮即應至金
 剛際既有要道當建繕造一遵本意昔宣尼
 去沒弟子守墓三年子貢之徒乃至六載况
 乎方置精舍永樹福基彼現前僧慎勿張散
 但使謀道何患無食期取來生西方非遠必
 若懈退寶池極遙今遣使人於佛隴峯頂虔
 誠懺禮修福建齋具如願文畧俾鄙意二
 僧今返指此慰書楊廣白十一月五日

山衆謝晉王書

天台沙門智越一衆啓司馬王
 弘至僧使灌頂普明還奉正月

二十九日敎賜番慰問并宣口敎優訪殷勤
 謹對龕門焚香跪讀言理哀切痛絕魂心遣
 囑累從亡存戴荷師在之日常有誨云今得
 寺基爲王創造非爾小僧所辨別有大力勢

人後當成就恨吾不見寺成爾時莫惻所由
 今蒙繕造方醒前記冥相符合不可思議經
 藏汰寶出世舟航諸佛所師衆生津導永鎮
 佛隴依止受持鍾旛香等施安供養法鼓警
 悟利益人祇千僧法會功德圓滿伏想幽靈
 慈悲遠鑒謹於齋日披讀願文法席悚心求
 入願海蒙齋齋糧恩給田地基業無盡殫命
 無窮有待多煩隆恩難報教旨絳是現前僧
 不令張散伏惟弘護專重精舍將圓同學門
 人方憑依止龕室儼然何心遠離况垂嚴教
 益懼丹誠謹當克厲倍加心力但一衆失蔭
 永遠慈願追慶夙緣還蒙覆護欣悲交至臨
 啓涕零謹啓開皇十
 八年二月十五日

晉王遣使入山設周忌書

歲序推移日月如逝
 智者遷化已將一周

追深悲痛情不能已念表慕感慟何堪自居
 今遣典義吳景賢往彼設齋奉爲亡日追福

遲知一二揚廣和
南開皇十八年

山衆謝晉王周忌書

天台寺故智者弟子沙門
智越一衆啓典籤吳景賢

至奉教爲先師二日設齋僧衆五百一時雲
集冥途雖隔感應道通越等不能灰滅奄及
諱晨追慕慈容悲哽稽首披淚
脚餐不勝荷戴謹啓謝聞謹啓

皇太子令書與山衆

僧使灌頂智藥至覽卞一
月三日書并陳靈龕應迹

現形放光彈指流音應念傳響斯實不思議
力變化多方感悟有緣示希有事慎終追遠
感歎相深在昔雙林示滅非滅多寶獨塔俟
時涌現爰在狼迹迹葉分身乃至靈山迦文
畱影眉毫散彩指端震室豈非像教能度無
邊是大因緣聞善知識永惟宿昔獲承師範
德音盈耳神光在日方憑靈瑞係踵菩提蕭
承靈誥宣慰南脈山衆法徒同志爲友會成

寺但方共舟航歲暮凝寒念皆道勝天台名
嶽海岸所推修建大林多慚重閣三時設供
四事不周想耳禪悅以同法喜其間敬德信
次相聞今遣員外散騎侍郎張軋威送僧使
還山於舊所設供庶同耳露能變龕滿亦慈
香積證道融銷書不盡言反此無悉揚廣和
南

山衆謝皇太子書

天台寺故智者弟子沙門智
越一衆啓使人兼通事舍人

張軋威至謹領前件物等並皆完淨仍即陳
張先師舍利龕前具宣來令并唱施物又千
僧法齋伏惟弘護殷勤慈澤周至香爐微妙
天匠莊嚴洪鍾和雅震集凡聖勝旛舒旆疑
懸梵宮酥麩鹽挑請同香積法衣淨飾無著
離塵氈物豐多驚駭視聽千僧雲集布滿山
庭爰降王人光顯林谷奉對靈龕必神通攝
受標擬衆聖真願海莊嚴越等凡微謬當恩

沐慈潤重沓難可克勝合衆虔虔如履水刃
不任戴荷之至謹啓謝闡仁壽二年正月六
日

皇太子重令書與山衆

灌頂智燥等至枉寺衆
來書財施爲輕法門標

重檀波羅密般若尊成不具兩緣寧俱解脫
施者咸共忘言理至迹指寧復辭弗楊廣和
南

山衆賀皇太子啓

天台寺故智者弟子沙門智
越一衆啓伏惟殿下睿德自

天恭膺儲副生民慶賴萬國歡寧凡在道俗
莫不舞抃况復越等早蒙覆護曲奉慈惠不
任悅豫之至謹遣僧使灌
頂智燥等奉啓以聞謹啓

國清寺成山衆謝皇太子啓

天台寺故智者弟
子沙門智越一衆

啓伏聞龍樹遷化天竺爲立伽藍寶誌云王
梁國盛修開善良由菩薩本誓互相顯發凡
是聲聞但知稱讚伏惟二故和尚具難思之
德作天人之師安禪涅槃示希有事披披經
律千載一聞妙德契彰與於聖世伏惟尊師
重道爰繕伽藍建立之所甚得山相先師嘗
言其地必待良緣追尋此記稱會今日卽寺
居五峯之內夾兩澗之流堂殿華嚴房宇巖
秘方之淨土用集神僊成就已來先師恒垂
影迹聖境雖遙有惑斯應既興塔廟故顯靈
奇爰示諸佛咸同攝受越等庸薄謬齒門徒
仰慚棟宇俯勵心力常於寺內別修齋懺恒
專禪禮庶藉裏修奉酬聖澤不任喜荷
謹遣僧使灌頂智燥奉啓謝聞謹啓

皇太子登極山衆賀啓

天台寺沙門智越一衆
啓竊聞金輪緝寶奕世

相傳重離少陽時垂御辨伏惟皇帝菩薩聖
業平成纂臨洪祚四海萬邦道俗稱幸越等

不任喜踊之至謹遣僧使智操奉啓以聞謹啓仁壽十四年十一月三日括州臨海縣天台寺僧智

越等啓

山衆謝煬帝賜物啓

天台寺沙門智越等啓使

勅旨并施物五百段謹卽集衆佛前謹對使人如法呪願越等有幸喜逢聖世伏蒙慈勅喜懼已隆復領厚賚恩賜彌重竊惟輪王地水已覺難消天府妙物寧恭受用庶藉勅慈又承佛力罄竭心膺導師遺訓專修禮誦上峇天澤不任悚荷之至謹附揚州使奉謝以聞謹啓大業元年三月十七日

唐左溪朗禪師與永嘉玄覺禪師書

自到靈溪泰然心意

高伍峯頂振錫常遊石室巖龕拂乎宴坐青松碧沼明月自生風掃白雲縱目千里名花

香果蜂鳥啣將媛嘯長吟遠近皆聽鋤頭枕細草爲檀世上崢嶸競爭人我心地未淨

方乃如斯儻有寸陰願垂相訪

永嘉玄覺禪師答左溪朗禪師書

自別以來經今數載遲心

眷想時復成勞忽奉來書適然無慮不委信後道體如何法味資神故應清樂也玄覺粗得延時欽詠德音非言可述承懷節操獨處幽棲泯迹人間潛形山谷親朋絕往鳥獸時遊竟夜絲絲終朝寂寂視聽都息心累間然獨宿孤峯端居樹下息繁飡道誠合如之尺牘清裁節文

宋陸放翁與明老改正寒山子詩書

有人兮山

霞纓乘芳兮欲寄路漫兮難征心惆悵兮孤疑蹇獨立兮忠貞此寒山子所作楚辭也今

亦在集中妄人竄改附茲至不可讀放翁書寄天封明公或以刻之山中也

朱晦菴與南老索寒山子詩書

熹啟上清泉老每往兒輩附問

黃婿得之聞久時得書也出師表未暇寫得催寫得轉寄去未晚也寒山詩刻成幸早見寄有便只附至臨安趙節推廳託其尋便必無不達渠黃巖人也熹啟上國清南公禪師

天台山方外志卷第十六終

天台山方外志卷第十七

書

明樵李馮太史為妙峯灑師護灑致王都諫書

丈人都屬弟聞先人之變倉卒歸不得一通聞問忽忽至今弟且釋衰麻矣丈在諫省大有氣色弟每讀丈疏未嘗不歛膺嘆服吾黨中有人哉聞足下亦在艱何艱也又不知足下何時過此不及相物色一遂把握悵結如何天台鴈宕久在卧遊亦不及足下寵通一語瓢一納了此一段勝緣敢邀足下寵通一語於山靈也清涼菴傳光上人欲因不佞延妙峯法師建楞嚴法會妙峰不佞方外至契其說法如師子吼而光上人戒行粹白肅如秋霜固吾輩所宜庇護者但不佞遠在千里外惟足下勿辭作功德主幸甚因附不腆奉信

并展所懷孟春猶寒惟玆愛
是祝除前九日夢禎叩首上

臨海王都諫復馮太史書

不肖弟奔走風塵逖
違夔咳往往于屠長

卿所得聞足下以菩薩身權現世界獨挈空
宗善護持諸法恒思得一當足下者未有其
繇年來柄鑿世味宦輒非心輒思退處青山
白雲一瓢一衲尋方外遺籌而先慈奄棄情
緒荒迷跌奔已來踰伏郊垌卽城市閱月不
一入蓋薰氛之隔屬饜也久矣今之不肖于
心性大事卽未能有所悟入而生來七情頗
淡雖亦齒縉紳大夫後然未嘗以一旦機關
嗜好之便輕彼丹元卽僅僅不大墮落于鬼
趣畜道然亦捩寸莖而絕百仞之淵危矣足
下倘便度石梁入鴈宕不肖當持鉢相隨真
一開悟至取也辱諭光上人者以妙峯法王
相托幸爲轉致嘉幣之致榮施存歿并用面
稽顙于下執事者覆瓿之業是輪轉種子大

可咲附以助足下
噴飯也士性稽顙

馮太史復王都諫書

弟爲營先人一丘走蒼雪
間雨後偶眺郭外青山而

光上人者以足下報書至若從五色雲中墮
下展讀之口齒俱香兩腋欲舉快哉如佐揮
塵於天台赤城間矣足下方負時望何得遽
言餐霞丈夫處世一龍一蛇不必有意若弟
者自目堅瓠無當于時卽蒙主恩放之長林
豐草間以遂野鹿之性故其宜也足下自當
以拯人慈物之爲心策大人之業何作厭世
語哉弟年來好釋氏書於心性之旨畧窺一
二須是實悟實證始得欲進其道大都從一
念不自欺始而以古尊宿機緣語句爲緣世
間說玄說妙之徒如渴鹿逐陽焰終無益也
今寄足下大慧語錄一部足下幸一觀之自
有入處如有疑情不妨相見時共爲商畧也
承寄惠佳集竊以二幣祗領妙峯座主具大

辯才得安法席四衆之幸足下幸善護持之光上人還布此漸熱珍重孟夏十日夢禎

王都諫請妙峯法師書

似此五濁世界之民又生長海濱習氣相矜昏

迷大道名爲可憐憫者非一旦夕矣尊師多聞大慧獨了空宗此間一二善信男子洗心皈依如火宅追亡良非浮僞而傳光爲之倡欲不肖僕爲之先容倘尊師遂發菩提心卓錫於天台鴈宕之間令儒首泪溺之徒得聞鈞天廣奏一躍彼岸何啻以七寶布施不肖翹首以俟伏祈旨慈士性稽顙拜

馮太史請妙峯灑師解有門頌書

武林一別聞問杳然不審

比日道體何似震旦國中天台種子惟師一人不可不自愛倘藥餌之暇望一思有門頌註惠教爲感卽日秋序涼風動帟浮生過客閃眼無常我輩幸受法裏倘一蹉過與庸人何異願師珍重作我輩津梁尊慈良已可祈振錫以慰渴想風便馳此不多七月一日弟子夢禎和南

諸明公致幽溪書○臨海王都諫書

久別法座注想爲殷

午日養病入天台山中擬造蘭若一聽玄譚以清俗慮而淫雨如注坐卧小樓者十日已乃遣人問道履知上人方登壇揮塵說法于紫雲聖水之間徒有黯然而下山焉已不佞兩疏乞骸未蒙允覆只得勉向齊魯一行俟明春再作歸計方在懷念辱手翰足然空谷重以宗鏡之賜至讀楞嚴玄義上人傳佛心印以救迷情韞藉不可思議功德亦不可思議何幸也芟芟不能成禮聊道遠忱弁附謝名具正幅

又謝書

上人登壇說法開悟迷途衆生功德無筭不佞深爲山海諸橫慶幸乃抵家百

冗黽集無能遣一介握脫粟半粒趨香積厨
中作供具至辱佳品之賜則何當焉然不敢
不拜容少間端致忱也言下解縛會
中有人否有則幸以相示名正具

又謝書

向走天台山中不獲一晤茲聞且閉關
矣僕又沾沾升斗促裝西行未上再會

何日也蒙賜謝謝令師寔安定于
何時小銜篆額弁附上名別具

四明屠儀部書

海會寺敬涓中秋佳節敦請大
法師登蓮華寶座演說首楞嚴

經一真破妄明了義于覺皇七處徵心現尼
珠于大衆攪長河為酥酪變大地為黃金有
情無情人非人等均沾沾旨並證真如羣
情不任懇切皈依之至師弟子屠隆頓首

又致偈書

法師講經甘露洒心金鏡扶眼道俗
同皈人天來聽不慧得入蓮華座領

無上妙義三生致幸矣頃乃以小女分婉往
一看之卧內體受穢惡恐為常馭所訶不敢

溷入法壇凡夫無緣良可歎息故知愛河即
苦海矣敬撰得俗偈四章聊寫欽挹臨風神

往屠隆
和南白

四明聞隱鱗書

不沾法乳又入閣朝沉淪苦海
何啻盲龜雖逢一切本空其柰

六根擾亂髮日白而事日繁誠未知所稅駕
耳造化弄人可歎可歎乃者育公閱衆生苦
發大道心假鉢飯於衆香迎法王於靈鷲演
首楞嚴了義顯常任真心豈唯識蒙恩亦

使無情獲益孤露若龍歡喜無量乞發慈悲
枉臨敝邑四衆不任翹勤渴仰之至弟子聞

龍和
南

又書

正我兄來拜師手教知識期已滿法體輕
安三昧現前不言可卜再讀思歸偈語語

醍醐言言寶筏手書口誦不能自己因恨遇
此良師不能少竊餘潤徒汨沒於紅塵苦海

中未知止泊真可痛心仰視上刹已若隔十
萬億佛土矣何況極樂國耶承委決疑行願
二門及五百問經龍書實不堪登梓平生所
最歎者非敢方命唯吾師有以亮之我兄還
肅此附候起居思歸偈先得二首詞理純繆
不足辱泐眼幸一目擲之弟子聞龍和南

屠儀部致平湖陸太宰為幽溪薦書

久不奉犬
殺神馳可

言隆比剗心學道苦志叅宗緇閱藏教叩請
明師大乘宗旨頗有小悟入處天台無盡泐
師者嗣智者大師法衣傳天台四儀教觀無
理不詮無義不了叩之如弘鐘探之如巨海
蓋夙慧既明藏教復熟真燭昏之寶炬抉翳
之金錕也東浙遠邇屢登講席靈蠢咸獲利
益龍象無不皈依馱於吳中似未有緣泐隆
念明公人倫師模道門宗匠豈可不知當世
有此明德沙門哉今幸其以緣事出遊特秉
虔心推轂門下惟立進而與之語倘道泐果

天同除垢陰明公之功德不淺矣師居天台
佛隴即智師傳泐道場名山儼然靈蹟猶
向無大殿崇奉聖師今欲募化人緣創此勝
事明公為法幸作檀波勸化一言其
誰不信主臣主臣山民隆再頓首

平湖陸太宰請講經書

往年僕與蛟門沈公赤
水屠公等共募建舍利

殿今將落成任持無漏上人擬講楞嚴妙經
以報答諸檀越伏聞師道行純備內典精通
敢請飛錫育王登壇講演緇俗不勝仰
望居士陸光祖和南四月十一日具

四明楊太史與黃邑林侍御為幽溪護法書

與

不相聞問且十餘年於此矣吾兄弟中如丈
知愛能得幾人迺今疎闊至此衷情非不念
之實苦纏縛擾度日耳日者道况何似想
山中靜攝神王天全夫是樂境第冒中經濟

百不摠一恐更湏了償簪紱中業債耳不肖
向以老母故家居五年已巳歲為商書趣出
喪命之人行與禍會昨春即邁先慈之感扶
服奔歸今已屆小祥矣宛轉草土中如不欲
生倘從是溘先朝露即期與丈握手再叙生
平其何日之有言之哽塞茲因天台無盡講
師歸附此為候其人戒律精嚴經義了貫此
行原以講經而來茲歸將復開講於太平柳
纂菴恐庸俗凡夫不知皈向或致陵慢求文
破格一護持之此大功德事故知丈之不斷
也衰中不能作莊啟統在亮原不
盡午日制年弟揚德政再稽顙

黃邑林侍御請講經書

仰大清供經籍之惠感
仰大慈未可云喻思議

矣緬惟大龍道場將告成事皆大歡喜此之
功德其誰比隆師之力也弟教門宏演契慕
孔多茲啟邑雙雲塔峰之側瑞相禪寺法足
性超等竊聞古刹重興焚修唯謹顧念覺路

為迷諸天玄遠敢會大眾皈依大師矧此地
却存夙緣固知師不我靳而超等猶懼善
未孚福力淺鮮更託不慧代置宰官為容
蒙慈允肯來開席不慧當為護持則紫阜雙
雲之浮屠數級將拔地柱天即瑞相一占
堂未必不與祗園太子爭勝也若近世所
稱補陀諸名境豈不監視之哉幸惟戒從
領法音臨楮曷勝懸
注不慧生名具端幅

屠儀部致黃少府為幽溪護瀆書

隆竊伏草莽
雅聞老公祖

方今人倫標的吏治冠冕私心向往欽挹有
年敬同年王太初數貽書招不佞為台蕩之
遊擊結名山樂觀德化神飛可知乃以尚平
昏嫁事羈人而王鴻驢亦驅車南去遂輟
糧嘗結念寒拾應化智頭焚修道場天台佛
國乎至今不之名德沙門矣隆從佛隴幽溪

屠儀部致劉司理為幽溪護泐書

山民頃入武

道友虞德園居士禪棲兩月方修出世大事而東西邊報時入山中狡夷跳梁廟堂失策野人雖結跏蒲團乎未免漆室之憂因相與抵掌海內真正大英雄異日足負乾坤擔子者虞君首推轂台州聖劉使君使君氣雄萬夫匈苞三畧且盛延攬豪俊究心時務今天下必有事矣匡扶整頓數必有歸如謝太傅之於晉李鄴侯之於唐皆玄宰主張非錄人

力民采近代士大夫之論往往以此事屬明公明公努力民以雕蟲盜虛聲海內然生平抱負實有不止於此者幸不為人知巖棲谷飲可得終老矣民有方外法師無盡沙門精通內典嚴持戒行為方今佛法龍象出民參請有年善信依皈甚眾近赴黃巖道場開講貽書不佞求明公為泐門弘護仍望轉屬黃巖視篆郡公同作大功德王幸甚山民仰期公千秋豪傑意氣故敢輕通此訊王臣王臣隆再頓首

屠儀部致周判府為幽溪護泐書

不佞隆陸伏

只尺想望明公風采聲猷私心欽注之日久矣友人若王鴻臚太初王太僕樓峯數招道民為憲明石梁之遊蹉跎未往山靈笑人部伯簡公隆同年同事司馬署中一歲頃嘗以一札候之且與訂天台之約寓書者為一沙門想尚未達也候郡伯報書至便杖屨南行

矣子晉治桐栢宮劉阮入桃源石梁最深處
豐干寒拾應化靈巖智顛大師演台教佛隴
僊釋勝蹟此土為最多道民神往可言佛隴
近有高僧無盡傳燈者精通教觀力紹台宗
性地開明德行醇白法門領袖也善信皈依
不佞隆亦師事焉頃赴黃巖方山淨名講席
恐有魔阻法席不安求老公祖為三寶作大
功德主願一禁諭鎮靜此山終此勝事幸甚
幸甚惟公祖人倫準的大道宗盟故不敢以
未同自外輕瀆尊嚴不任皇悚隆再頓首

楊太史書

主持法事使容灰之竟歸於故鄉沉滯之魄
登彼樂土則歸實有大造於不孝寧可為報
哉即師固以曾度示慈悲不以屑意乃不孝
凡夫之心何能已已別來又復三月餘矣
法從已歸山中白雲紅葉清溪紫煙遙想禪
心更增超曠不孝擾擾塵中日復一日雖嚮

往常切而罪過日叢近接翰札激勸指示不
勝慙愧何時得更覲慈容披領砥教是庸愚
之至幸也上足去附此為候統惟鑒亮
不具悉九月朔日不孝楊德政稽顙

永嘉何無咎書

知何所說駕不識吾師何以開示四明故來
多佳士師法旨玄義如須彌山王慈雲法雨
何所不被弟子輩若凡愚諸佛所最憐愍師
獨無意耶異日當有願過赤城三雨蓮座幸
不惜一轉法輪也上足來拜同歸浮刃二書
如獲牟尼寶珠弟不得吾師片言為思不為
有道所齒豈勝股栗頃有白問之遊微行口
占長句奉懷殊不成語藤鉢一傳余往黨晤
朗初上人為道相憶八月

縉雲鄭中丞書

日望枯旋為窟僊輩之勝不知
入甌也衆緣既集勝事可舉矣

心人人本有第以法喜神化率未有不格心者助緣護法湏得本處宰官信士已作五言遍仗其出力此可如願勝于他仗熟計為便故行之爾道場不宜婦女混入似且戒嚴推加之意更珍道體為慰翔鳳菴得老成住持以一通經宗者侶之二能作務者供之為妙此一相訂期畢而至今不別招無虛此願望之秋前一日具名正楮存

又書

秋具尺牘專力訊講席起居至則誦已還天台矣會東嘉人士道法筵之盛甚慰了心上人來得手割更悉潮音一鳴六種震動第不知東廊閣黎有餘法者否此正中比丘至又欲屈上堂了玄義此自美舉但恐維摩示嘿斷此葛藤耳然為百松未究之緒了此遂為壁觀亦無不可冷煖自知他人無能喻也愚衷書在冊中不審師謂何不俛再奉新命有如登場戲劇心已厭之即當控辭翔鳳僊都間冀與諸善知識作期同出生處耳此

血旋草草不既己廿十一月
二日谷潭逸客汝璧和南白

屠儀部書

法師久任名山弘開法席導引善信廣利人天寶花續紛香供絡繹備矣盛矣不慧久慕樂那尚沉苦海雖薰修之念不忘而攀緣之塵未斷追憶與師周旋時于今未免退情所以轉想巾瓶皈依更切耳舍利理公上來叅便布此為訊理公佛法通利高足白眉再訪名德當大透悟美之美之因風契結隆耳頓首

林侍御書

頃會印莊錫幽溪茲聞又浮杯瑞龍津廼不敏俗士塞山豐左初緣則甚悵惘也望高明勝地笑帝萬八千丈上哉惟是萱花蕨粉之惠則香積妙蓮在披一切世味坐忘矣即習靜小樓莊步不出皆公教也謝謝外舊作書扇一柄奉寄幸慧照一吟逢扇東諸名公為道材也當專修尺寸謝小樓夫作造

名公為道材也

當專修尺寸謝小樓夫作造

次不敢率爾附續八月
望前日材生再頓首

四明沈尚寶書

大師憫念濁世隨分津梁側聞
大闡宗旨弘宣妙諦鴻思切寤

寐非復可解憶去年飛錫下蹄猥以凡夫荷
蒙汲引而先太君冥福更叨普度西方當必
立證恨慧心未朗惜惜無知竟不審作何品
地哀戚之中百身莫贖輒又念道力與作功
德斷感如恒河沙美數譬喻所不能及矣鴻
從齋年世味已澹凡人間富貴福澤名譽是
非差可不關其靈明只此生矣未了近頗能
持蔬奉律先遵五戒之首未度先期度人猶
集慈向聞已達于尊聽謹奉呈覽教頗不謬
于如來否嚮辱委作講堂大書自知醜惡閣
筆許久秘藏來云正虛願以待則鴻之通負
甚矣偕二聯並塗染以塞諾責恐不可用故
累萬方觀瞻耳鴻方買舟北征定省家尊以
詰且發冗次草率具膺泐從佇候指教敢表

愚癡曷勝翹
仰鴻再和南

林侍御復書

歲前接雲漢令徒書迺聞杖錫還
山擬今正乘閒走訪踐石梁之約

又緣感念倦于屐屐立山靈厭我凡夫而尼
之耶茲承翰惠幸微清福為感良多志草已
成梓完希以副本寄
教何如賤名正具

介山如法師書

師王南吼鐵子北遊萬里相懸
未外徧吉尊者一毛孔耳况座

下方舉眉問白毫光明四花六振即無明為
真明三變千漏以承嘉為嘉會若是當不慧
末弟與座下時相把臂而半座風月未許他
人分却也頃在京師會逢觀老人機緣甚偶
此老孜孜以開戒為念適人主獨於沙門一
宗有意作大檀越諸當道中一時盼蠻慕道
者不下數十輩放生戒殺徧行宮掖闕但請
解稱師者未免楓落吳江之請耳得塵下飄

然而北未第願以弘誓佐之俾吾祖九節之
玄不間南北一何快哉此座下於是必有風
願毋俟餘人之喋喋也仰雲為法門之誼不
遠千里過弟且有永嘉之行敬附八行為訊
臨楮莫罄欲語七月初四
日寓歸義寺第傳如頓首

馮太史請修泐華三昧書

去秋一別忽焉至今
伏想法履勝常為慰

去冬曾付一牘梓上人為今歲歲期迎王法
席屬時事有所致避不果投明歲歲期圓滿
惟慨然臨况至禱泐華懺為諸懺中王我輩
誓畢生修習而勝果三期為之弄引嗣當擇
勝地踵修法門旗鼓非師兄誰屬首事仲春
先期布此秋暑未退惟為法門珍護謹疏七

月二十一
日夢禎具

武林虞司勳請修泐華三昧書

象駕載諸珍委
鬼窟會與鹿豕

遊且向狼丘未能迎侍殊惘惘今日將力
赴期聞教中止此間魔佛同宮八部散處他
方即一馮宰官復入新都矣獨藉烏龍君為
之呵護病居士安所逞支離一節哉德威懷
威願不有慮○被花三十八跌似隋宮剪綵
之餘散之每鮮好不萎當是所需也沉速香
各一瓣焚鵲尾爐中導六牙香象駕或可知
願願付典者比正藝清象幸好安隱少間便
操杵來充八部矣憤憤言不多及○雨浹日
堂中如待漏院不成灌頂師耶甚念之速香
四兩比前似多液致充月朔之供梅漿一甕
飲郭公泉用之涼屬一承千輻輪不借九承
諸白足六日旋繞願步步蓮花也貧里人
不當供養一咲開之先生解懺來待不慧同
之矣預白○祝融挾炎威以當大雄用雪山
醍醐敵之便退三舍正爾不煩崇寧居偃月
刀也不慧今梓公從事矣君家治病法門助
以水觀七軍不盡沒乎諸師力戰定無堅壘

第揮汗成雨難以滅火不若理蠶為強一實
 境界何事不攝而必偏袒歟在使火攻者得
 其便也幸轉諭之母謂居士孱示弱于魔○
 日者河魚腹疾無由聽塵談見淨侶得通得
 慧之狀想自恣日不自恣後月月圓果乃圓
 耳蓋所三請者如此台志若緝螺髻不容尸
 作花冠疾間當施竹皮肉頂終拂去矣聞欲
 入諸方外人俟剖剗時助涓埃也聞有斗母
 書思一證所授卽病未問他日以書來以序
 往何如委頓極草草○鄰山新粟奉供諸尊
 者不慧苦滯下復以頑痰故嘔血作沉香色
 未敢更勞丹元與師期兩日不能成序當先
 歸志于天台侯台星偕斗母同降命筆未晚
 也委頓草草○嘔血是口業報向以斗易台
 之語正口業也血中無珠璣嘔出糠粃為師
 前導因藉以通懺耳師志縱橫奔瀉如石梁
 懸瀑飛流千丈不灑滅勸切邀此職直作徐
 凌以後人語隋宮女子剪青繒作牽牛花不

堪天人散佛頭上也罪似難懺矣主臣至臣
 大悲千手眼援師而止能侯不慧強起握手
 否宛轉一牀徒有馳想○女歸寧不能似麗
 家靈燬作無生話直以振緒三盆足手縈紛
 繞我如蛾末由飛出看片帆還帆山殊快快
 耳師異晨肇二女安得析山羊脯惑淨行沙
 門春期當不留滯洞口也望之維斗有母不
 慧嚴事久矣所許書訣幸無忘道貴食母非
 女惑也○不佞受書後善病卽人天果不能
 修無論足下家法且時事有所不可輒來敗
 人意釋門桓文與尸矣獨遊夏以綺語全令
 人短氣未若本色道人處幽溪而愈高明也
 猊牀在在可敷何必黃金臺畔竟使波旬扼
 獅子吭禁不得吼禁又厲則此曹之為矣乃
 戲主獨在禁外是下無意乎不慧雖病猶堪
 花時舞手散花也因梓公呈司成疏選三請
 焉如法師冬日定歸易所謂用脫在枯以往
 內自訟而懺始古無咎與師轄車記患衝蹙

什獨輪哉梓公行率爾奉請從火雲中望赤
 城徒有內羨○聞病波旬退舍大師領衆入
 室矣敬陳少供惟攝受幸甚新茗初尊雀舌
 未吐雉尾欲張蓋見初心道人意耳白粲五
 斗以飯十大比丘併祈陀致少間當趨侍也
 ○夏日襲行冬夏二令大師暨清衆少病少
 惱不不慧不勝凝冰隄火病惱特甚未能操
 杵隨八部通懺爲難矣雨中花一盤供當雨
 花幸勅烏龍君速斂鱗甲春花証果則花供
 養不絕耳○火疾得涼稍解而水榭蒸水氣
 足又且不仁所謂陰陽之患也師居卑濕久
 便思高翻乎故當候天晴張落去也陶家代
 有鳳毛不慧之疾且不見龍象况復威鳳爲
 題字得練裙乃堪縱筆從蛟雷中展雀日鬼
 腕作蠅頭書應伺間耳台志中一神求入神
 名周凱幸識之○午餘乘人表兄未渡江持
 筵反命度師尚齋開之所今日納上其便西
 渡耶開之先生定勸請終法華之講與不慧

同心寧忍半提令頰珠不全現乎行潦阻輿
 未得卽侍蕭箋勸請惟師終之滿梓公之願
 也簣上草草○檢得僊人神人事畧二紙俱
 燈下錄不能楷而又不取草匆匆不成字煩
 史譯耳大抵師志中已有之獨桐栢一派爲
 正一教與智者分途而聘皆天台之靈所護
 也欲得其詳當覓本傳錄之比日書簡縱橫
 大不易檢逢早涼便檢付史矣寒山子事應
 附釋門惟尊意剛裁力疾草草○欲造膝一
 談款逆無時不作遂與開之都成十笏居待
 問人苦矣幸道駕尚盤桓與良晤也病中
 錄得僊人神人二紙想多重出至于司馬子
 微一派僊傳極詳而舊志寥寥眼昏手懶無
 史可屬筆者不能盡錄也岳侯事見鐵崖詠
 史詩已錄得一二日幸覽矣王金兩孝廉欲
 通八行恨病不得問奈何候問圖之○介公
 傳慈旨令取問神符爲鑄像津梁不慧出樞
 府久新帥故不相聞而參遊以下訊東海未

歸無可當介紹者乞一手凡屬不慧轉致金
 中丞可藉手屬中丞致闕帥津梁易矣聞前
 日海門之警不一自非懷渡不易乘槎也謹
 俟○頃三囑中丞公復書云云亦老成之見
 也古有銷金人而為劍戟者彼用借寇其泥
 吾行何詞以對幸少須臾候總戎至如中丞
 指可也十七吉朝且移置江上是日中宮為
 招搖震異為攝提軒轅東南之行亦未全吉
 他日總戎或許蘇臚利載雖無順風彼岸可
 登矣午日訊歸度未晚也出落日昏草答不
 多及○不慧喉舌俱糜腓趾欲攀無緣追隨
 八部久矣說法今第幾卷想不待勸而終副
 四衆之望也鐵佛行不此時中丞左遷海防
 加肅當異梓公歸日總戎夏至旋師似應取
 符而往乃無咎耳菰二百菱飯淨人乞入之
 少間且待也○像移江需不且莫謝榜人總
 戎之歸符可致餘艘未可必致也幸酌之暑
 未小而輒大節序樂奈淨人僕僕或當稍節

乎鄰魔詐言濕盤今定何如弁一訊強軟之
 狀筍筴批祀二器奉供餘不多及○火令大
 不宜於火疾人無論畏龍馘客如祝融熒惑
 卽寸絲尺縷亦抵去真成牛馬走矣翻得展
 簞卧檢書又檢出僊人及隱淪士繼進求益
 僊人何必玉霄降神卽躡車倏經亦當列于
 方外若召巖之黃鶴樓演福寺何嘗久停鶴
 翹乎至今吳楚之乘不能遺也不慧所以求
 益矣若隱士察閱需流厚顏欲從僊傳分之
 彼褚伯玉徐則張伯雨諸君轉稱東方洪厓
 之隱彼亦其之矣惟師總裁焉錫何時飛有
 二筵求繫六環上致兩檀越既入法界詎是
 未同之言也一芋四悅雙鞵三詩且共且戲
 十悅十筵供十淨文拭我漸汗措之清涼耳
 幸慈指入之語朝得露花雨葉或能侍承未
 盡之論也僊史四帙錄過求歸盡肆其侶候
 焉卧作書草草○早涼檢得僊傳四無奉書
 史分錄之二書多扶無使為不全之物也正

一派是田虛應至闍江方遠為一家塞山子
似志中已有當另立一名稱入紀傳糾道士
之失可也三洞尚有編珠壙城其泉七籤等
書未盡檢師猶可委之異教一二日後或能
一面盡所欲
言牀上草草

四明周太史請講經書

嘗聞西方教主獨稱無
量壽尊安養淨邦幸顯
蓮池勝會金臺九品不升一心正願往生無
勞彈指第凡夫處於塵障眷戀婆娑慧性獨
於昏波難逃輪轉是以釋迦文佛廣示一十
六觀之門彌陀如來弘開四十八願之法使
賢愚同臻彼岸善惡共出迷途修行捷徑莫
逾於此茲者阿育王寺利寶殿任持理公
欲啟法筵闡揚淨土若非老宿之尊嚴曷遂
人天之瞻仰敬用奉迎先此馳報蓋聞法師
圓融妙觀常運無緣之慈拔濟群生定
納有待之請臨楮不勝惓惓名具正幅

司成請講經書

恭惟大法師宗說二通行解
兩是接天台已隆之正傳獲
法華殊勝之三昧浙之東西人無緇素咸沾
溉法味稱甘露門獨禹穴故墟密隣籌室衆
生薄福未被圓音茲以冲菴上人推讓之誠
洎闍郡僧俗翹勤之願瓣香虔請白麓將臨
生夙親道韻仰贊勝緣豈勝欣抃敬附短函
奉迓巾錫惟惠然時發以慰四衆幸甚幸甚
又法席宏啟海衆駢集宜求靜域以安衆柱
非闍市之間慮生得失大善白塔惟法師實
命之併請聖
齡再頓首

陳王政請講經書

恭聞大師妙悟三乘勤行萬
善冥探宗極廣闢度門疇雖
未獲叅承而慕德嚮風皈依恒切矣茲者淨
行比丘信心檀越僉欲傾聆玄咳瞻仰慈顏
啟大善之戒壇演法華之妙義仰祈大師憫
念衆生特垂矜允法駕光臨于穢土慈航普

度夫迷洋感戴何深功德無量清和前四日具

劉春元兄弟請講經書

當今擁紫法座者皆是

者為誰維是大師芳名耳食久矣昨一識荆拈花妙義滿盤應現莫逆在語言文字之外大師真人天眼目哉人天眼目哉敝里大善古刹新建藏閣向承冲菴禪師提示一方愚昧頗知信向今渠仰服大師特甚欲攀泐駕主盟心更切於生輩竊意人生會聚自有定因冲菴師能推讓無盡師無盡師能使冲菴師推讓如此心越國衆生有緣矣况剡中三年閱藏之約大師已俯允三年中隨緣任錫政周陶二先生隨順大師初心而又况其桑梓地乎賤兄弟荒陋敢當檀越然而歷歷此中不敢自隔於如來亦既有年仰惟慈悲憐憫慨然辱臨越人氏幸甚諸人天幸甚墻際合十和南

天台山方外志卷第十八

疏

陳少主皇太子請智者大師菩薩戒疏

淵和南

道無方隨機濟物衛護國祚引天人昭燭光輝託迹朋友比丘夢入符契之像久彰和上來儀高座之德斯燭是以翹心七淨渴仰四依度三自皈之可弘五戒之法永固竊尋內外兩教大小二乘重道尊師由來尚矣伏希俯從所請世世結緣遂其本願日日增長今月十五日於崇正殿設千僧法會奉請菩薩戒師謹遣王書劉璿畧申誠款殊未宣悉弟子淵和南

永陽王解講疏

菩薩戒弟子陳靜智稽首和南

凡聖伏惟法王法力憫三界之顛愚無漏無
 為開一乘之奧典深宗絕稱仰蓮花以立名
 實智難思借寶珠而喻理殷勤弘接始則大
 事因緣指掌言提終令小乘解悟接須彌擲
 世界未足為難開秘密導蒼生斯為勿易天
 台顛闍黎大師遊浪法門貫通禪苑有為之
 結已離無生之忍現前仰相來儀闡揚極教
 高軒層殿廣闢齊宮聖眾雲集僊羣霧委俱
 奉傳燈之曜共挹懸河之流法侶欣慶神祇
 踊躍弟子飄蕩業風沉淪愛水雖餐法喜弗
 祛蒙蔽之心徒仰禪悅終懷散動之慮但日
 輪馳騫驚曦和之轡不留月鏡迴軒炬熾之影
 難駐通啓金函便收寶軸法輪輟軫鷲嶺之
 說何期清梵停音魚山之唱方息有離有會
 歎自奚言愛法敬法潺湲無已謹於今月十
 三日解講功德仰設法會并度人出家又觀
 音菩薩法身大士拯危拔難利益人天奉造
 靈儀即日鎔鑄用斯福善上資清廟聖靈又
 奉為卽日至尊願御膳勝常安德宮太后
 薩寢興納豫皇太子起居萬福諸王諸王咸
 保嘉慶未及弟子自身并息謀等內外眷屬
 一切因緣壽命長遠身心扶樂唯願顯揚三
 寶通達五乘戒與秋月俱明禪與春池共潔
 生生世世與闍黎及講眾黑白見聞覺知恒
 結善友恒將濟度還同智積奉智勝如來優
 以藥王觀雷音種覺或見生安樂世界或處
 兜率天宮俱蕩三乘行俱向一乘道恒沙菩
 薩為伴侶恒沙國土為佛事得法自在得心
 自在同修七覺分同趣三菩提虛空有盡此
 願無窮仰希幽顯證明法界怨親同入願海
 迴向薩雲若
 為無所得故

沈儀同請智者大師開法華經題疏

儀同公菩薩戒弟子

吳興沈君理和南竊聞大乘者大士之所乘
 也高廣會運直至道場復作四依周旋六道

仰惟德厚深會經文於五誓之初請開法華
題一夏內仍就剖釋道俗咸瞻延佇嘉唱慈
悲利益不違本
誓耳謹和南

隋晉王請智者大師授菩薩戒

疏使持節
上柱國

太尉公楊州總管諸軍事楊州刺史晉王弟
子楊廣稽首十方三世諸佛本師釋迦如來
當降此土補處彌勒一切尊經無量法寶初
心已上金剛已降諸尊大權摩訶薩摩支
緣覺獨脫明悟二十七賢聖他心道眼乃至
三有最頂十八梵王六欲天子帝釋天主四
天大王天僊龍神飛騰隱顯任持世界作大
利益守塔衛法防身護命護淨戒無量善神
咸願一念之頃承佛神力俱會道場證明弟
子誓願攝受弟子功德竊以識暗願興即如
來性無明俯墜本有未彰理數斯歸物極則
反欲顯當果必積于因是調御世維備歷生

草木為壽不可勝計恒沙集起固難思
深染塵勞方能厭離法王啓運本化菩薩
如日出先照高山隨遠根宜權為方傻如彼
衆流咸宗大海弟子基承積善生在皇家庭
訓早趨貽教夙漸福理攸鍾妙機須悟耻崎
軀於小逕希優游於大途疾止息於化城誓
舟航於彼岸但開土萬行戒善為先菩薩十
受專持最上論造宮室必因基址徒架虛空
終不成立弗揆庸慢抑又聞之孔老馨門咸
資銘鑄不有軌儀孰將安仰誠復釋迦能仁
本為和尚文殊師利冥作闍黎而必籍人師
顯傳聖授自近之遠感而遂通薩陀波輪
髓於無竭善財童子忘身於法界經有明文
敢為臆說深信佛語幸遵明導天台智顛禪
師佛法龍象童真出家戒珠因淨年將耳順
定水淵澄因靜發慧安無礙辯先物後已讓
挹盛風名稱普聞衆所知識弟子所以虔誠
遙注命楫遠延每畏緣差值諸畱難亦既至

止心路豁然及披雲霧卽銷煩惱謹以今聞
皇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總管金城設于
僧蔬飯敬屈禪師授菩薩戒名爲孝亦名
制止方便智度歸親奉極以此勝福奉資至
尊皇后作大莊嚴同如來慈會諸佛愛等視
四生猶如一子弟子卽日種羅猴業生生世
世還生佛家如日月燈明之八王子如大通
智勝十六沙彌眷屬因緣法成等侶俱出有
流到無爲地平均六度恬和四等衆生無盡
度脫不窮結僧那於始心終大悲於難難博
遠如法界究竟若虛空具足
成就皆滿願海揚廣和南

智者大師石城莊嚴彌勒像發願疏

伏惟法身無像隨機顯現淨土不毀人衆見
燒滄瀆浮來靈塔地涌剎山大樂通夢陸威
三處尊儀表代三世慈善根力利益斯土但
年深歲曩聖跡凌遲諸佛影象若淪衆生會

根無寄諱宿世有幸忝預法門德行輕微
業無寄諱爲道俗所知顧影羞躬無以自處
上慚三寶無興顯之能下愧羣生少提掖之
力列骨刻肌將何所補幸值明時棟梁佛日
願藉皇風又承衆力將勸有緣修治三處先
爲興顯三世佛法次爲擁護大隋國土下爲
法界一切衆生若塔像莊嚴則紹隆不絕用
答佛恩若處處光新國界自然殊特妙好則
報至尊水土之澤若見聞者發菩提心則利
益一切種出世業但久域此心緣障未果此
際赴期西出氣疾增動毒器坏瓶固非保惜
先以身命奉給三寶謹聽威神若形命停留
能生物善不汚佛法者伏聽使乞早除差行
願速圓若命雖未盡方多魔障損物善根汗
亂佛法者豈須停世願早灰滅滅後以諸誓
願付囑後人使經紀修立乞三寶加建速得
圓滿前於佛隴金光明道場已發此願今重
於石像再述愚誠伏願聖凡重垂攝受謹疏

石像再述愚誠伏願聖凡重垂攝受謹疏

開皇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晉王遣使入天台建功德發願疏

菩薩戒弟子 捨持和南十

方三世諸佛一切尊法三乘聖衆上界天僊
龍神他心道眼護持應現爰塞虛空無量幽
顯切聞諸佛菩薩不捨本誓爲天人師拔濟
含識次令和尙闍黎代作宗範引接後來與
佛無異資敬之重具在經律不有明導豈濟
苦海匪報厚德豈收福田遷行可追謹依佛
語菩薩戒先師天台智者來踰剡嶺遷化石
城初聞訊至哀情摧勸敬惟勝行逾滿慶連
佛許臨終自說所得今開侍者所書巨有異
相稱吾位居五品弟子事在法華十住信心
文具瓔珞於是空聲異響徧滿山房索披大
衣云觀音來至驗知入決定聚面覩彌陀靜
攝遷神安坐身證久移晦朔容相儼然斯蓋
無量劫來檀慧具足深護佛法發願摩生非

顯年神晦出沒其孰能於此歟有始有終若其

惟聖人乎設以辯才千萬偈讚師福慧終不
能盡夏初遣信到山期法歲竟迎接僧臘既
滿尚疑谿谷毒厲意取氣交霜雪杯度鏡水
及屆剡下便承財病豈言信次騰神淨域遂
不獲重音容再諮法味維摩義疏蘊而莫宣
良由宿障根深致違心契已悔於前須補於
後近於此州禪衆舊居雖仰爲設會弁就天
台指畫之地則造寺塔而於彼山頭陀之處
未獲裏修今夤覽別書囑寄佛法不思議事
感歎銘禱無已之誠今遣往於佛隴峯頂集
衆結齋願承三寶之力速達西方智者證知
淨土記刻生生世世長爲大師弟子未得佛
前早相度脫不棄緣感弘到菩提弁乞衆力
爲弟子懺悔自從無明住地以來至于今日
恒沙惑障煩惱迷昏五蓋十纏輪迴界內八
萬四千塵勞增長願憑積慶及茲功德衆罪
霜露慧日消除衆善普會法雨洋溢神遍道

力契講皇家寶祚靈長覃被億
兆開皇十八年正月二十九日

皇太子敬靈龕疏

維隋仁壽元年歲次辛酉十
二月十七日景夤菩薩戒弟

子皇太子捨利靈龕之座粵竊聞民生在三事
者全身舍利靈龕之座粵竊聞民生在三事
之如一皆資聖範能遂賢功顏回不值宣尼
豈鄰殆庶尹喜不逢老氏安致長齡况乎乘
般若之舟望菩提之岸弗有明導豈至寶所
復因信俱次法城所謂自利利他人我兼利
師及弟子智斷具足抑又聞曰踈傳告老太
子贈以黃金桓師退辭家庭陳於喪服斯並
有爲方內少用報恩豈臻無際空表盡酬師
力弟子宿植德本早承道教身戒心慧蒙瑩
明珠早穗寒交盡沾甘露雖復時流歲永生
滅不追行住坐臥伏膺如在爰以景昧謬齒
元良守器非才昇離多懼復奉明詔曩經作
伯暫憒監無還省宸方瞻望天台有如地隔

僧使續來龕瑞重疊多寶妙塔如意分身王
毫金光分宵破暗應念彈指自室空聲有一
於此已稱靈顯四者難弁豈非希有自曇光
坐滅之後道猷身證已來興公飛錫所不能
稱靈運山居未有斯事盛矣哉是我大師證
道之基趾也至矣哉是我良田之報歲也詩
云無言不酬無德不報經稱知恩報恩諸佛
皆爾近歲雖遵誠約修構祇桓多慚布金止
因山宇庶同心淨域勝土莊嚴幸僧衆無虧
裏修不缺冥力深扶人功多愧今遣員外散
騎侍郎兼通事舍人張乾威送僧使灌頂等
還山於寺設會稽首接足十方三世一切三
寶無量幽顯現前大衆以此功德仰資先師
智者早證正覺具如臨終證現以生安養頃
來留瑞久現彌陀踵武觀音達衡大勢回眸
東視不捨娑婆轉瞬南闍彌憐震旦滄溟巨
海尚不讓於涓流嵩華峻極安苟排於微壻
敢陳薄供願垂攝受當使無邊法身盡承其

露無量化影咸進醍醐涅槃餐之不可窮般
若味之不可竭盡我念力遵我師道消我煩
惱滿我誓願現在未來長慧提拔家國眷屬
俱入大乘密往潛來恒垂影響塵勞障累消
除隱塞究竟等虛空圓滿如法界斯則大師
勝力諸佛荷擔弟子合慈出如來藏無離文
字以求解脫文字之性即解脫也不着世間
如蓮華常善入於空寂行達諸法相無罣礙
稽首如空
不可依

皇太子於天台設齋願疏

菩薩戒弟子皇太子
摠持和南十方三世

法佛報佛應佛法身應身化身諸佛所師所
謂法也以法常故諸佛亦常佛常法常比丘
僧常世間皆空而實不空諸佛妙有而實不
有不有而有不空而空至寂恬然始名至樂
凡情獎報皆生極苦迷之者則生盲暗首得
之者則罔像玄殊弟子幸憑勝緣微因宿種

方便智度生在佛家至尊皇后慈仁胎教有
六王子日月燈明之恩十六沙彌大通智勝
之勗加以昔蒞淮海欽尚釋門先師天台智
者顯禪師膺請江都授菩薩戒由是開悟歸
憑有在而夢楹託諷梁木先頽合掌安禪端
坐示滅于今數載儼然若思適現儀形續放
光燄彈指之聲震于龕室僧使報述遐邇聳
踊皆由佛法僧力感應相關汲引含靈故現
斯瑞肅奉明詔暫輟監國巡慰淮楊銜顧毗
黎思報佛恩少酬師道以今大隋仁壽元年
歲次辛酉十二月十七日謹遣員外散騎侍
郎通事舍人張乾威到天台山寺敬設蔬飯
雖調八水多慚百味庶同純陀之末供有如
淨名之遙請色香細軟徧滿十方歡喜甘餐
寧唯百億天僊龍神並希雲布任持世界盡
望星羅以智者之分身納師資之攝受經稱
信為能入智為能度願消甘露咸濟苦海應
變穢土通同淨國天覆地載長轉金輪七廟

六宗永安玉座本支百世紹隆萬紀男女編
 素皆染大乘水陸空行咸知佛性須彌入於
 芥子未足成難食頃猶如巨劫曷以為恠井
 蛙不識江海蚊睫安知鵬翼以我今戡金乞
 冰消以我今誠皆入願海發菩提心徧在諸
 物菩提心者即是佛心下度衆生上求佛果
 不可以身得不可忍得以無所得即菩提心
 無所得即是得無所得稽首歸命十方三寶

荆州道俗請智者大師講法華經疏
 弟子陳子秀等稽首和南竊以法門不二理
 絕言忘應病隨機假名相說雖復常居寂滅
 而廣示威儀不起道場躬昇自在義談廣依
 迹現淺深普是有識津梁合生無諸論其汲
 引莫不方便為先語其提携無非警喻為本
 宅中童鴉識三車而說出備傾聽于知真義
 之可除仰惟禪師居不測之位懷番洽之心
 道貫三空智階百汰厥欲奉屈宣揚法華

部展禽邵伯術小功微尚復布政棠陰宣風
 析下况復親承三點高修六度必願俯就領
 誠留心鑽仰漢皇白水由昌大風桑井可嘉
 無容默已庶令貴賤上下咸識一乘大葉小
 枝等蒙慈潤幸使高源鑿井速見洪泉醉悟
 昏迷還知昔寶輒述衆情罔知陳具謹請開
 皇十三載
 八月十日

蔣山棲霞寺請疏

棲霞寺衆保恭等和南竊以
 瞻慕明德冥管屢遷展觀以

來炎涼甫隔伏食至法用稟教門定水滄而
 無涯詢峯高而不極至如止觀方等之義龍
 樹馬鳴之文莫不殫其理窟究其神妙恭雖
 不敏少遊講席窺翫南址經論三十餘年求
 其奧旨不悟觀諸法海寄在餘生所冀傾盞
 猶欣飽腹然道安之遇澄上人便稱比面惠
 永之逢遠上首即創東林是知得奉勝人須
 安勝地者也恭雖踈薄竊欽往彥胆所居棲

震寺乃宋代明徵君宅僧紹之所建立也鑄
山現像巖巖殿似若飛來無慚踊出若其
林泉爽麗房宇綵紆桂嶺春芳雲窻畫歇自
昔高行是用遊寫故寺衆齊誠請延威德惟
願傍觀曩括爰降彼居依經受用必垂納處
所有園田基業具在別條謹共開府生抑顧
言證成斯誓庶金剛之域與鷲嶺而長存法
寶斯傳等鷄山而不滅謹疏開皇十五年八
月六日保
恭等疏

吉藏法師請智者大師講法華經疏

吉藏稽首和南伏聞山號罪鬼道安登而說
汰峯名匡岫慧遠棲以安禪未若茲嶺宏麗
接漢連霞濟壑飛流冲天灌日赤城丹水僊
宅隩區佛隴香爐聖果福地復經擅美孫賦
稱奇智者棲憑二十餘載禪慧門徒化流遐
邇昔同壽英彥纔解通經法淨俊神正傳禪

業若非道參窮學德伴補處豈能經論洞明
定慧兼聚至如周旦沒後孔丘命世馬鳴化
終龍樹繼後如內外不墜信在人弘光顯大
乘開發秘教千年之興五百實復在於今日
南嶽叡聖天台明哲昔三業任持今二尊紹
係豈止灑甘露於震旦亦當振法鼓於天竺
生知妙悟魏晉已來典籍風謠實無連類
迦教主童英發疑盧舍法王善財訪道敢緣
前迹諦想崇誠謹共禪衆一部此典衆聖之喉襟
智者大師演暢法華一部此典衆聖之喉襟
諸經之關鍵伏願開佛知見耀此重昏示真
實道朗茲玄夜庶以三千國土來稟未聞百
劫後生奉遵大義築場戒節拏木將臨搖落
山莊玄黃均野桂巖玉蘂菊岸花榮彌切聲
聞之心頗傷緣覺之抱吉藏仰謝前達俯愧
詢求兢懼惟深但增戰悚謹請開皇十七年

八月二
十一日

宋元通法師續經發願疏

昔陳隋二國師智者大菩薩嘗親書方等

經唯一卷存耳四明沙門元通謹習真蹟續書三卷以全之又慮真蹟歲久紙潰仍書第

四卷預備其闕復集智者所說方等行法共

成一卷新故計六卷永鎮于天台之大慈焉

功已敬法智者湖南道林寺造塔願辭聊伸大誓云

沙門元通稽首和南十方三寶伏惟先象弗朕至言匪標冥真絕

思濟物安寄稽首寂境靡得極熒忘知萬化任紛一如彌湛稽首落詮大道詣旨玄章肉

骨神丹昧岐真月稽首拯危殞質酬素混流悠運弗謀觸情被澤竊惟鬼昏夢作冥冥弗

覩於朝陽日晷花紛眩眩不逢於神藥長歎四生之出沒修夜未明痛思萬有之浮沉太

虛數翳欲證無身無土須崇巨誓良由故選香共細和頂血繼智者之真蹟全方等之靈

天編集此殊功真嚴勝報元通伏願餘生若棄惡趣永辭歸神明於寶坊謝惑累於塵界屈

躬大覺問道至人盡真域以咸游是法王而曾供耳歷玄旨心旋本源一相不存萬境俱

聚四重願海常自沐神十種度門常當蹈足高位階於極證大慧等於徧知舒恒沙之音

聲宣塵點之經卷為調御者作天人師然後却入諸刹曾應羣倫化九界之衆生洗三種

之大障游無間獄代以長然生邪見家誘之速離隨躡飛之需欲令應念以俱圓咸鎖幻

化之邦永盡空花之界元通又念縱以餘緣尚流諸趣或因大罪忽墜苦城從教長碎百

骸亦願即逢諸佛塵塵處處每與追隨劫劫身身常為給侍聞正法而大悟蕩細惑以還

源仰惟至聖以冥資使衆願言而成足脫二輪之逆運樹一志而弗移會躋寂默之都慶

居衆伏之頂謹願

天台山方外志卷 十八終

天台山方外志卷第十九

序類

唐梁翰林天台止觀統例序

夫止觀何謂也導

實際者也實際者何也性之本也物之所以
不能復者昏與動使之然也
昏者謂之明
駐動者謂之靜明與靜止觀之體也
在因謂
之止觀在果謂之智定因謂之行果謂之成
行者行此者也成者證此者也原夫聖人有
以見惑足以喪志動足以失方於是乎止而
觀之靜而明之使其動而能靜靜而能明因
相待以成法即絕待以聚本立大車以御正
乘大事而惚權消息乎不二之場鼓舞於說
三之域至微以盡性至願以體神語其近則
一毫之善可通也語其遠則重玄之門可窺
也用至圓以圓之物無偏也用至實以實之

物無妄也聖人舉其言所以示也廣其目所以告也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擬而議之使自至之此止觀所由作也夫三諦者何也一之謂也空假中者何也一之名此思議之說非至一之義中道者得一之名此思議之說非至一之旨也至一即三至三即一非相舍而然也非相生而然也非數義也非強名也自然之理也言而傳之者迹也理謂之本迹謂之末本也者聖人所至之地也末也者聖人所示之教也由本以垂迹則為大為小為通為別為頓為漸為顯為秘為權為實為定為不定循迹以返本則為一為大為圓為實為無任為中為妙為第一義是三之一之蘊也所謂空也者通萬法而為言者也假也者立萬法而為言者也中者妙萬法而為言者也破一切惑莫盛乎空建一切法莫盛乎假究竟一切性莫大乎中舉中則無法非中目假則無法非假舉空則無法不空成之謂之三德修

之謂之三觀舉其要則聖人極深研幾窮理盡性之說乎昧者使明塞者使通通則悟悟則至至則常常則盡矣明則照照則化化則成成則一矣聖人有以彌綸萬法而不差旁禪萬劫而不無寓名之曰佛強號之曰覺究其指其解脫自在莫大乎極妙之德乎夫三觀成功者如此所謂圓頓者非漸次非不定指論十章之義也十章者恢演始末通道之關也五畧者舉其宏綱截流之津也十境者發動之機立觀之諦也十乘者妙用所修發行之門也止於正觀而終於見境者義備故也闕其餘者非所修之要故也乘者何也載物而運者也十者何也乘載之事者也知其境之妙不行而至者德之土也乘一而已矣豈藉夫九哉九者非他相生之說未至者之所踐也故發心者發無所發安心者安無所安破徧者徧無所破爰至餘乘皆不得已而說也至於別其義例判為章目推而廣之不

為繁統而簡之不為少如連環不可解也如貫珠不可雜也如懸鏡不可舛也如通川不可遏也義家多門非諍論也案經證義非虛誤也辯四教淺深事有源也成一事因緣理無遺也噫止觀其救世明道之書乎非夫聖智超絕卓爾獨立其孰能為乎非夫聰明深達得意忘象其孰能知乎今之人乃專用章句文字從而釋之又何疎漏耶或稱不思讓境與不思議事皆極聖之域等覺至人猶所未盡若凡夫生滅心行三惑浩然於言說之中推上妙之理是猶醯雞而說大鵬夏蟲之議層水其不可見明矣今止觀之說文字萬數廣論果地無益初學豈如暗然自修功至自至何必以早計為事乎是大不然凡所謂上聖之域豈隔闊遼與凡境天絕歟是唯一性而已得之謂悟失之謂迷一理而已迷而為凡悟而為聖迷者自隔理不隔也失者自失性不失也止觀之作所以辯同異而審

聖神使羣生正性而順理者也正性順理所以行覺路而至妙境也不知此教者則學何所入功何所施智何所發譬如無日味平日月之光行於重險之處顛路墮落可勝紀哉噫去聖久遠賢人不出庸昏之徒含識而已致使魔邪詭惑諸黨並熾空有云云為坑為阱有膠於文句不敢動者有流於漭浪不能任者有太遠而甘心不至者有太近而我身即是者有枯木而稱定者有竅號而稱慧者有奔走非道而言權者有假於鬼神而言通者有放心而為廣者有罕言而為密者有齒舌潛傳為口訣者凡此之類自立為祖繼祖為家反經非聖昧者不覺仲尼有言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由物累也悲夫隋開皇十七年大師去世皇朝建中垂二百載以斯文相傳凡五家師其始曰灌頂其次曰縉雲威又其次曰東陽威又其次曰左溪朗公其五曰荆溪然公頂公於同門中慧解第一能奉師

訓集成此書蓋不以文辭為本故也或失則
 繁或得則野當二威之際緘授而已其道不
 行天寶中左溪始弘解說而知者蓋寡荆溪
 廣以傳記數十萬言網羅遺法勤矣徭矣荆
 溪滅後知其說者適三四人古人云生而知
 之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因而學之又其次
 也夫生而知之者蓋性德者也學而知之者
 天機深者也若嗜慾深耳目塞雖學而不能
 知斯為下矣今夫學者內病於蔽外役於煩
 沒世不能通其文數年不能得其益則業文
 為之履校枯足也芬句為之齟齬矚目也以
 不能喻之師教不領之弟子止觀所以未光
 夫於時也予常戚戚於是整其宏綱撮其機
 要理之所存教之所急或難除之或潤色之
 其義之紆其辭之鄙或難除之或潤色之
 浮疎之患十愈其九廣畧之宜三存其一疑
 祛鄙滯導蒙童斯諸他人則吾豈敢若同見
 同行且不止觀罪我亦無隱乎爾建中上

元甲子首事筆削三歲歲在折木之
 津功畢云耳翰林學士安定梁肅撰

智者大師傳論

論曰修釋氏之訓者務三而已
 曰戒定慧斯道也始於發心成

於妙覺經緯於三乘導途於萬行而能事備
 焉昔法王出世由一道清淨周匝一音演說機
 感不同所聞蓋異故五時五味半滿權實偏
 圓大小之義播於諸部粲然殊流要其所歸
 無惑一實故經曰雖說種種道其實為佛乘
 又曰開方便門示真實相喻之以眾流入海
 標之以不二法門自他兩得同詣祕密此茲
 之所由作也暨鶴林滅而法網散神足隱而
 宗途異各權所據矛盾更作其中或三昧示
 生或四依出現應機不等持論亦別故攝論
 地持成實唯識之類分路並作匪有匪空之
 譚莫能一貫既而去聖滋遠其風益扇說法
 者桎梏於文字莫知自解習禪者虛無其性
 相不可牽復是此非彼未得者謂證慧解之

道流以忘返身口之事蕩而無章於是法門
 之大統或幾乎息矣既而教不終死至人利
 見慧文慧思或躍相繼法雷之震未曾故木
 鐸重授於天台大師大師象身子善現之超
 悟備帝堯大舜之體相贊龍樹之遺論從南
 獄之妙解然後用三種止觀成一事因緣括
 萬物於一心開十乘於八教戒定慧之說空
 假中之觀坦然明白可舉而行於是教無遺
 法法無棄人人無廢心心無擇行行有所證
 證有其宗大師教門所以為盛故其在世也
 光曜天下為帝王師範其去世也往來上界
 為慈氏輔佐卷舒於普門示現降德於如來
 所使階位境界智蓋無德而稱焉於戲應迹雖
 往微言不墜習之者猶足以抗折百家昭宗
 三藏又况聞而能思思而能修修而能進進
 而不已者歟斯人也雖曰未證吾必謂之
 矣今之人正信者鮮啓禪關者或以無佛無
 法何罪何善之化化之中人以下馳騁愛欲

之徒出入衣冠之類以為斯言至矣且不
 耳私欲不廢故從其門者若飛蛾之赴明燭
 破塊之落空谷殊不知坐致焦爛而不能自
 出雖欲益之而實損之與夫衆魔外道為害
 一揆由是觀之此宗之大訓此教之旁濟其
 於天下為不侔矣自智者傳法五世至今湛
 然大師中興其道為予言之如此故錄
 之以繫于篇一名天台法門議前人也

普門子法華玄義釋籤緣起序

四教成列開合
 之旨蘊乎其中

十子既往幽贊之功在人方絕惟三轉遂周
 一乘載導經文顯而約玄記博而深後進難
 窺蒙求尚壅不遠而復存乎其時我哲匠湛
 然公當之矣公孩提秀發志學名成淵解得
 于自心博瞻振於先達無適不可以虛受人
 暨毘壇以至於國清其從如雲矣問者島夷
 作難海山不寧徇法之多亥身嚴宇或謂身
 危法喪莫如奉法全身儻遂行暴露原野

是樂法者請益悅隨且法實無邊身則有待
弘敷未暇籤訪有憑因籤以釋思逸功倍矣
哉洋洋乎登門者肯縈未嘗望涯者耻躬不
逮乘是以訓文其可廢耶先德既許雖大科
不舉諸生未逢在小疑必疏凡十卷不忘於
本以天台命家善繼其宗以釋籤順學信所
謂觀象得意俾昏作明永代不朽者也會早
歲在塵後時從道徒欲擊其六節獨不愧於
心乎天王越在陝邠之明年甲辰歲
紀月貞于相君餘除鏜男曾門子撰

止觀輔行傳弘決序

宗虛無者名教之道廢遺
文字者述作之義乖古先

梵王乘時利見聖賢道契德育莫遠尚假言
詮寄諸結集况時淹像季學鮮知幾領會之
賓十無一二至有窮年默坐苾芻於昏懵白
晉論心遲回於半滿人之多僻其若是乎未
階捫象各陳乳色或謂即心是佛悟入之門
色不具空本末誰迹將冥絕待章句何施焉

呼大教陵夷若是蓋山未辯文字之性離孰
喻抱持之功深惟昔智者大師降生示世誕
敷玄德大拯橫流咨覆篲於大思振絕維於
龍猛命家作古以中觀為師宗立極建言以
上乘為歸趣爰什灌頂頂公引而伸之欽若
弘持廣有記述教門戶彌自此重明繼之以
法華威威公宿植不愆于素復次天宮威威
公敬承如水傳器授之於左谿玄朗嗣公卓
絕天機獨斷相洽說釋遑恤我文載敷於昆
壇湛然公間生總角穎悟左谿深相器異
誓以傳燈嘗言止觀二門乃統萬行圓頓之
說一以貫之隱續承四世年將二百魚魯斯
訛不無同異方將繹思津導玄流遂廣斥邪
疑旁薄今古質而不野博而不繁著輔行記
凡十卷備前聖廣畧之旨允今人勝劣之機
豈唯錯綜所聞將以隱括所治所治即行三
多之妙運遽階所聞唯解一真之玄覽斯溜
夫行有岐路則始終天隔解無方隅亦淺深

隨類建言輔行以舉其全故自遠方來詢疑請益擊蒙發覆孜孜日夕庶幾幽贊欽若傳弘道之將行不狝運矣咨予末學輕議上乘其猶嚼火增輝二耀前人

崔尚桐栢觀頌序 桐栢山高萬八千丈周旋八

有洞天號金庭宮即右弼王喬子晉之所處也是之謂不栢焉耳古觀荒廢則有道之士右初強名桐址五六厥迹猶在洎乎我唐有司馬鍊師居焉景雲中天子布命于下新作桐栢觀蓋以光昭我元元之不烈保綏我國家之洪祉者也夫其高居八重之一俯臨千仞之餘抱陰嚮陽審曲而勢東西數百步南比步如之連山嵬峩四野皆碧茂木鬱鬱四時並青大巖之前橫嶺之上雙峯如闕中天豁開長澗南瀉諸泉合漱一道瀑布百丈垂流望之雪飛聽之風飈石梁翠屏可倚也琪

木珠條可攀也儼花靈草春秋競發幽鳥清猿晨暮合響信足賞也始豐南走雲嶂間秋剡川北通嶠岑相接東亞入滄海不遠蓬萊西則浩然長山無復入境揔括與秘鬱為秀絕苞元氣以混成鎮皇地而安靜非夫神與僊宅僊得之營其孰能致斯哉故初營天尊之堂晝日有雲五色浮靄其上三井投龍之所時有異氣入堂復出者三書之者記祥也然后為虛室以鑿戶起層臺而纍土經之植之成之翼之綴日月以為光籠雲霞以為色花散金地香通元極貞侶好道是遊斯息微我練師孰能興之

宋晁待制仁王般若經疏序 陳隋間天台智者

一大教九傳而至荆溪荆溪之世有新羅來國與中原並理應純英故此教播於海外諸教不可亡者亦難乎其存也然景日將出而

曉霞先升真
初此教復甞
類是也然尚
仁王經疏先
雙納日本信
二十義乃求
船無何中流
之意遽投斯
二僧詣信使
至元豐初海
門如詢因緣
止觀而原流
會當周於天
吾宗所以永
三千乎其
唯觀具乎

金卷居士重刊刪定止觀序
奇哉救世明道之書不圖復行

於今也使王公大人知有此書必不至信說
以廢毀使縉紳先生知有此書必不至立論
以舐排使啓禪關者讀此書其肯以教外別
傳自欺乎使尋經論者能讀此書其肯以分
別名相自因可矧欲使薄海內外家藏此書
展轉開導了脫者乎是皆內教弟子護持教
而不早求解脫之大略也
功堪繼禹斯言槩之
誰曰不信吳克已撰

慈雲大師南嶽止觀後序
止觀用也本乎明靜

性體本覺謂之明覺體本寂謂之靜明靜不
二謂之體體無所分則明靜安寄體無不備
則明靜斯在語體則非一而常一語德乃不
二而常二祇分而不分祇一而不一耳體德
無改強名為萬法之性體德無任強名為萬
法之本萬法者復何謂也謂舉體明靜之所

自注詩云
一云云云

爲也何其然乎良由無始本覺之明強聚聚
 生而自惑謂之昏無始無任之本隨緣緣起
 而自亂謂之動昏動既作萬法生焉捏目空
 萃豈是他物故云不變隨緣名之爲心隨緣
 不變名之爲性心昏動也性明靜也若知無
 始即明而爲昏故可了今即動而爲靜於是
 聖人見其昏動可即也明靜可復也故因靜
 以訓止止其動也因明以教觀觀其昏也使
 其究一念即動而靜即昏而明昏動既息萬
 法自忘但存乎明靜之體矣是爲圓頓是爲
 無作是如來行是契性成修修成而用廢誰
 論止觀體顯而性泯亦無明靜豁然誰寄無
 所名焉爲物指歸止成謂之解脫觀成謂
 之般若體空謂之汰身是三即一是一即三
 如伊三點如天三日非縱橫也非一異也是
 謂不思議三德是謂大般涅槃也嗚呼此汰
 自鶴林謠光投大迦葉迦葉授之阿難阿難
 而下燈燈相屬至第十一馬鳴鳴授龍樹樹
 以此法寄言于中觀論論度東夏獨淮河慧
 文禪師解之授南嶽大師南嶽從而契心即
 復于性獲六根清淨位鄰乎聖斯止觀之用
 驗矣我大師惜之無聞後代從大悲心出此
 數萬言日爲大乘止觀亦名一乘亦名曲示
 心要分爲二卷初卷開止觀之解次卷示止
 觀之行解行備矣猶目足焉俾我安安不遷
 而運到清涼之池噫斯文也歲月遼遠因翻
 晦于海外道將復行也果於咸平三祀日本
 國圓通大師寂照錫贊扶桑杯泛諸夏既登
 鄒嶺解篋出卷天台沙門遵式晉而得之度
 支外郎朱公頰冠晉序出奉錢摸板而廣行
 焉大矣哉斯文也始自西傳猶月之生今復
 東返猶日之升素景圓輝終環回於我土也
 因序大略以紀顯晦
 耳天竺沙門遵式撰

王太師十法界圖序

修觀之道曰從行曰附法
 曰託事唯三而已
 淨觀心

圖者從行之正軌也準夫止觀二十五法為
方優十乘十境為正修者固其於此能備若
其日用之際以十界德過升沉鑑我心曲雖
絲髮不能自逃其遷善改過之要乎慈雲大
師示我以觀心之圖研味法喜心乎不忘置
諸座隅足以自警而未見兼人之益乃復命
工形諸篆刻用廣流行庶幾乎仰承於師志
也皇宋天聖元年九月既望太原王欽若撰

賀允中江東天籟序

紹興壬子之春余挈舟自
秦淮東下雅聞天台有玉

霄峯之境巉絕秀爽可以冥搜遠寄於是上
萬年之麓而寓焉一日遊萬年上桐栢至福
聖松下遇見一人焉修而岸傲吟而來有黃
冠謂予曰此劉與機也揖而坐盤礴良久徐
叩所業與機自吟亡日月舊矣徜徉谿澗酬
揖僊風所未能去懷者惟觴及咏餘復何言
因口占數篇坐客皆擊節余亦不覺近前將
其鬚曰此招山友尋獲詩人大不派於此行

矣自此芒鞋竹杖季徃月來率以為常及余
為福建漕回每遇於巾子山之精舍訪其近
作則氣益渾而格益整雄瞻兩足意語具勝
往往筆端超詣可以平視鮑謝而髣髴乎唐
之氣象焉遂日其編為江東天籟與機曰君
子愛人不足以姑息夫子何誇予之有余應之
曰聞有豫章先生乎此老句法為江西第一
祖宗而和者始於陳后山派而為十二家皆
錚錚有名自號江西詩派今子孤立江東恨
知予不示多他日士大夫終得子之詩必有
心醉而興見晚之嘆者矣彼派焉者雖欲擅
一方而不容對壘之可乎與機掉頭不領予
強名之以歸其卷云若問與機所以為與機
胷中有皂白者開卷自燎然也已已仲秋賀
允中

吳子良江東天籟序

台以山名而天台縣由所
盤礴巔頂入霄漢雲氣與

滄海相吐吞其秀英所鍾在物為靈根異卉
在人為僊侶佛徒晉唐以來傳之矣然予曩
使畿下俾所部各議祠鄉先賢以勵來學而
天台獨以二劉公應然則無逢宦先二公者
乎何為其取此嘻此可見人心矣世之通塞
者外而非通塞者內顯晦者暫而非顯晦者
常方二公在時身名僅一第官薄不過初品
葛巾藜杖往來林谷間與牧童樵叟相爾汝
一而孝義積於家孚於鄉鄉之饑歲賴以活鄰
里賴以安鬪訟賴以平當世名公卿皆其賓
友一時名聲俊流多其門下士也則位雖非
通而道不為塞生雖非顯而或不為晦上下
千二百年宜未有先二公者二公長曰知過
字與機少曰知變字與權皆以能詩稱而與
機之詩尤宏富俊健有慶曆元祐氣骨賀公
允中目其集為江東天籟謂與江西宗派相
上下迨庶幾哉夫優於詩而劣於德詩未必
傳傳未必彰彰也德勝其詩詩減其德德既

傳詩亦傳矣而况詩不復減其德詩有不傳者乎淳祐十二年二月二日荆溪吳子良序

宋之瑞天台圖經序

天台僻居海以嶠古不名佳郡往往為逐臣禦魍魎

之地暨皇朝聲教遠被乃稍列于中州翠華
南渡密邇行都始為輔郡然而氣鍾神秀僊
佛所宅洞天福地殆與蓬萊方丈相埒其著
稱自昔又不可掩者之瑞弱冠游太學先是
未嘗一登勝踐或有問者輒口法不能對私
竊嘆曰司馬遷徧游天下名山大川而吾居
是邦會不能出戶庭少迂杖履是可嗚矣曩
歲居憂多暇遂與一二釋子窮探極詣不憚
繭足凡高僧逸士之所棲隱騷人墨客之所
賦詠斷碑殘刻靈蹤異狀隨筆之紙歸而參
以祥符圖經所載殊畧蓋是時委官會粹志
於輒就剡距今垂二百祀其戶口之繁庶賦
入之增益與夫人材輩出區宇創建自應月
異而歲不同矣於是門分彙次麤成一編惟

荒誕不經者削去弗錄姑以復覽觀而資問
 峇藏之中笥有年矣邑宰昆陵丁公大榮博
 雅好事一日訪予溪以圖經未備為闕典因
 出是編示之欣然抵掌薦續近事尋命鈔梓
 昔與公蓋嘗賦天台矣第不過馳神想像故
 辭雖富而事不該今具得於耳目睹記詳而
 非虛意者庸可以傳信乎庶俾懷青霞之致
 者聞其名而不及見一開卷而盡得之若乃
 菟補遺放則猶有望之後
 人嘉泰二年八月望日序

元黃太史無見語錄序

天台之華頂峯有大比
 丘居焉曰無見觀禪師

禪師之道上承臨濟之正傳者也蓋自菩提
 達磨以摩訶迦葉所得無上正法至于東土
 直接上根其後支分為二而心印獨傳於曹
 溪派別為五而宗風大振於臨濟其得人之
 衆莫臨濟一宗為盛焉七傳至于楊岐白雲
 五祖圓悟誠所謂不立一法根源直截使人

剛心見性以成佛者矣悟之傳有虎丘隆公
 大慧杲公皆卓然豎立教道於故宋南渡之
 初東南禪門之盛遂冠絕於一時而隆之傳
 為應菴華公密菴傑公破菴先公及無準範
 公凡四世範公之傳有斷橋倫公雪巖欽公
 當宋之季年宗門耆宿相繼淪謝而二公獨
 唱道東南以振揚宗風為已任可謂禪門之
 柱石矣倫公之傳為方山寶公而禪師則得
 法於寶公故其門戶嚴峻機關警捷無黍於
 乃祖其居華頂四十寒暑苦行堅守足跡未
 嘗下山不憩于座而道價之重傾動遐邇此
 其為道豈非有光於臨濟之正傳者乎初欽
 公之傳為高峯妙公中峯本公而妙公宴坐
 天目山上設灰關以待學者終其身亦不下
 山其與禪師實沘門叔侄行故其為道若出
 一揆入國朝以來能使臨濟之法復大振於
 東南者本公及禪師而已可謂盛哉禪師沒
 既久弟子道昌集其語錄將刊梓以行來請

予為序予於禪師之道其微與高遠者誠非所能知輒述其源流之所自書于首簡庶使覽者目擊道存則思過半矣至正十七年歲在丁酉六月甲子中奉大夫前翰林侍講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黃潛序

墨墨無見語錄序

而盡物且默與說在此而道與物在彼在此者有以予之在彼者有以受之則知予者以其所當而默其所不當受者以其所不當而求其所當歟夫苟欲以不當而求其當則世尊之拈華達磨之面壁臨濟喝德山棒擊又打地作舞觀毬雖從上祖師機用之別其擊石火閃電光箭鋒直而函蓋合默說一致道物兩冥予者受者俱成鈍置又何有於當不當哉無見觀和尚既佩方山寶公真子之印大坐天台之華頂峯上為法度四十年其

標指之際發藥之頃此予而彼受因悉錄之以貽將來其弟子寂庵上人光師一日出以示余余讀而歎曰此槩永嘉所謂默而說說而默大施門開無壅塞者耳惟佛果以默說之要傳般若之道於虎丘自虎丘一傳而得應菴再傳而得密菴三傳而得破菴是皆能以默說開般若施門而無壅塞者至於無準斷橋則默說一致道物兩冥般若之施逮華頂而此錄出矣然而議者以為存此錄於施門則般若之妙偏於說廢此錄於施門則般若之妙偏於默審若是則此錄之於施門存可也廢可也具眼者試定當看至正戊戌冬仲國清比丘墨墨序

曹君煥題行天台山序後

序故宋天台尉章公所作章由科第進身與余祖霞高翁托斯文之好序未及傳而以代去故以藁留延祐改元邑尹修公復訪赤

城過余崇節堂問以山川之勝因進是藁曰
 一行作吏此事便廢安能蹈其故轍以遊之
 乎及代乃裹糧載酒筍車藤策命余同往焉
 所至皆按索無遺陟降盤桓既月乃周歸謂
 余曰是序也會圖經之不若也蓋鑿諸石以
 傳永遠使來者循而知之無適隘索塗之難
 往者或奉似人而有指掌之易固不常歟余
 遂錄諸梓然其文無所損益者蓋欲有證古
 今廢興存亡也

明徐一夔何憲副集天台山賦為詩序

天台山在越之

南名雖不齊於三嶽而神秀所鍾有雄麗絕
 特之觀焉晉孫興公為章安令嘗慕其勝著
 為天台山賦其賦既成以示友人范榮期曰
 此賦擲地必作金石聲茲山之勝古未有發
 其秘者自興公始發之其後名公鉅人若唐
 翰林供奉李白元余文忠公闕皆有作以嗣

其響焉李翰林有至天台曉望詩余文忠公
 有勸農至桐栢詩其詩妙麗膾炙人口而未
 有彙括孫賦而積為篇什者也僉憲宣城何
 公行部至天台觀其雄麗絕特之狀左顧右
 盼有不欲捨去之意然職在巡訪勢不能窮
 幽極復甚戀嫪焉方外士有以趙文敏公所
 書天台山賦刻本獻者按而讀之目之所遇
 與賦之所及意欣而神會遂集賦內所指景
 物如東坡先生彙括陶淵明歸去來辭為樂
 府故事以題詠焉得近體詩若干首其還司
 也且以示凡能言之士悉集其句為之曰誠
 不用其語雖工弗采且囑予以言弁其首余
 也世居天台凡勝地之規音篇什者少時侍
 先人杖屨嘗遊焉竊較赤城之霞氣瀑布之
 飛流莓苔之滑石而皆莫若瓊臺雙闕之為
 奇特峭崿嶙嶸懸磴萬丈比至其頂地平如
 砥九嶺環拱巖闕夾之瓊臺中居五芝含秀
 八桂森出樓閣縹緲於彤雲彩霧之中彷彿

如在天土故興公之賦目為僊都而遊其地
特加詳焉今余流落他郡且老而鄉之勝未
嘗不往來于懷若興公之賦早嘗習之當夫
懷土之心生蓋嘗臨風一詠以祛愁思而習
熟見聞之久終不能祛也今見公所集其句
之字為詩組織工緻模寫圓熟逸興飛動於
層巒疊嶂之間政如李光弼入郭子儀軍部
伍雖舊號令一出風彩新矣不其奇哉是詩
也使他方之士見之天台之勝如在目前况
如予之舊所遊者哉寧不為之欣快因不辭
而序于公詩之次凡承公
命而作者則請以次書焉

范理天台要覽序

世固有同稱而異歸者天台

若劉阮之云孫公之賦隋唐以降神僊老佛
之說前後迭出蓋方其時長才秀民之生其
間不欲與世相聞往往托而遊焉謂為神僊
窟宅者此也其稱于後者率皆發為道學之
懿用世文章事業之顯如潘時舉之有得於
程氏之傳徐大受之與聞乎朱氏之旨他如
曹譙公賀叅政黃秘監賈節制之流各以所
長自見者後先相望蓋至趙宋以來文教誕
敷渡江之後京邑密邇中原避地之賢則又
叅迹錯處其鴻生碩儒之興一變而轉為佐
時之具固其宜矣我朝其聖聖相承極濡既
久其用于世如徐文肅公以下諸賢又皆卓
卓流聲著實嗣是而起森然蔚然足膺當守
之付任以發聞光昭于時者比比有之於是
又有文儒數澤之稱向之所謂僊風異流蓋
泯泯也是其出處隱顯之跡不能無間要之
神秀孕靈今昔同一軌矣舊志頗泛無統比
因來宦遠方矐然故邑命兒曹錄其詩賦得
古今人所作如千首弁手疏游覽名勝大畧
分為山水人物詞翰三志名之曰天台要覽
藏之篋笥用備政餘檢閱以慰他鄉之思因
述梗槩篇端俾覽者知天台之著稱雖同而

所以取稱則異如此其他公署額設版圖財賦故實與夫長邑名賢出處古蹟碑刻雄文大章之亶亶者則固有不能盡錄者焉邑人范理撰

范吉天台縣志序

志書之重尚矣自國而省而郡而邑莫不有志所以周紀

載備考校嚴稱述昭監戒非尋常文籍比不亦重乎吾台自有封邑以來不知歷幾代更幾今矣而此書未之有作豈非一大缺典與然在邑令欲作焉亦非易事必也學優而有史才政成而有餘力斯可言作也否則難矣泰和劉公領鄉薦掌教縉雲陞令吾台視篆之初欲知一邑風土之繁無所於考心甚歎焉甫暮月而政通人和百廢具舉念斯典之缺所宜作也乃掇拾耆舊之殘編參以衆人之公論擇諸生中熟于史學者三人曰陳紱陳壽嵩陳木俾創造之而凡裁斷則出之于已三生者恪共乃事克副公意不半載而書

告成綱立而目分文簡而事核紀載以周而述以嚴考校監戒於是乎備且昭矣凡在斯文莫不歆豔於是貳尹袁君士敏掌教何君琬諸士夫咸謂吉宜序不容以不能辭也夫製作之成信乎不易斯志也幸劉公爲之主學該博矣而又長于史政循良矣而又力有餘三生之才識又足以翼贊之是以曠昔所未有之缺典得以倏成于今日豈偶然哉公可謂知所重矣公名俸字應爵廣仁得民政蹟卓異輿論也合弁書之以與此志金傳云前寧國知府邑人范吉撰

劉俸縣志後序

天台邑志成或有譽俸者曰曠古之缺典子一朝成之其永有

騏哉嗚呼其然豈其然乎昔孔子作春秋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今志之成知俸者或一而罪俸者或千百俸惟此之懼而何永辭之有哉或曰不然楊雄

作太玄法言張伯松不肯一觀劉歆觀之詆
 為廢物雄之文至終漢世而後顯退之凡三
 黜於禮部而自訟曰為文而為舉世之所不
 好至宋歐陽永叔始特雄退之之作是知退
 之之文尚晦于當時而有俟于後來然則予
 所成之志雖自謂有罪之者夫豈知公論之
 在人心自有不可泯滅豈終罪之哉人皆以
 或言為然俸懼亦或釋其二三因筆其說于
 志末以俟夫知俸者嘉靖
 改元七月泰和劉俸謹書

馮太史有門頌畧解序

宋時天台之教盛行無
 論僧徒即號為士大夫

者類能言之今觀陳瑩中先生所撰有門頌
 扣何言約義辨也今相去僅四五百年而海
 內緇流無能舉天台一字一言者况士大夫
 乎妙峯覺法師奮然為鳴陽孤鳳幾二十年
 講者或竊咲斥為異物而法師益精其說不
 為動今則稍習矣海內賢士夫或有起而助

法師者矣惜余非其人也因請法師出有門
 頌畧解行於世以聳動今之士大夫天台教中
 興在此一舉余日望之萬曆甲申長至
 日翰林院編修教觀弟子馮夢禎謹撰

李素天台勝紀序

予家若時見達人遊士聞所
 叙列名山宛多至譚靈異則

東南諸勝必首天台山如孫公一賦眾妙悉
 矣遐思夢遊不知凡幾恨耳之而未目之也
 迨已丑歲叨承簡命忝牧茲土維時同志
 者率相慶曰君斯往也行將涉桃源跨石梁
 登華頂奇觀在目至人可招誠希邁已聞守
 僊跡鄭宰芳躋其踵之乎予笑而荅曰斯
 非吾所期抵以酬夙願且他日得持以報諸
 君耳既而策蹇之台則邑值荒歉者累歲兼
 以路當孔道案牘旁午即自公有寢食不暇
 者暇為登臨計乎時幸而追隨于從遊公車
 者之後僕僕然為輿皂之忙供應之辨心勞
 神敝亦竟弗得以縱目達觀甚者瞬息間旋

忘其處所矣噫昔耳之而未目之爲恨今日
之而身又未能徧歷其詳卽客有問台山之
勝者予將胡辭以應爰是搜天台舊錄謀諸
廣文陳君輒用已意簡別而剛定之列於圖
附以諸名公之吟咏山峙川流指掌可視僊
區佛窟觸目可驚天台靈異諸跡不惟籍是
而益彰設有問者予亦得以次第陳之而
不負爲此地道主人矣且使履斯境者見之
而快心於旣往未至於斯者見之而慨慕於
將來卽遐陬僻壤不可得至者亦據是而得
卧遊焉斯於寰宇遊士尚亦有助也已雖然
台之境稱奇絕矣而台民則疲困之甚也遊
玩斯者誠念餼廩我者皆民之脂膏奔役我
者皆民之助力少存一節省心以葆全吾民
之精神命脉俾得以寧土幹而居則山川景
物將依人而益勝矣不然饑弗食勞弗息又
不然將使人聞車馬之音羽蓋之美舉疾晉
蹙額而不願見卽噴臺雙闕何補於閭閻哉

又何樂于有此景爲也觀風者幸留心焉書
成授梓爰序其端因命之曰天台勝紀云萬
曆十九年歲在辛卯季秋望
吉知天台縣事靈陽李素撰

彭憲副續修天台縣志序

嘗論古今天下疆域

爲儉而今于古不啻倍之以古之儉猶云建
萬國親諸侯以今倍之而我
皇祖御宇部分郡邑自府州而外爲縣僅一
千一百二十有奇則今之小邑足方古之大
國明矣古國有史今縣亦有志皆以掌記載
廣聞見凡境內興衰沿革之跡咸取稽焉古
列國之史何限率泯泯無聞而惟魯春秋以
仲尼筆削列爲聖經大義炳然與日星雲漢
共示不朽則所貴於記載者又不獨爲聞見
稽考之資凡以裨勸懲昭鑑戒表已然之故
而教於方來也古謂作史有三難有四蔽而
兼取其三長詳哉而言之矣浙東天台邑以

上應台宿故名赤城霞標桐栢佛隴石梁挑
 源華頂天姥蔽日干霄誠洞天福地僊都靈
 窟而騷客墨卿所欲冥搜而遐探者也邑故
 有志修于正德辛巳年久弗輯所闕遺字蹟
 魚豕不可以句邑令張視事四年屬二三廣
 文蒐集而重訂之為十二卷彭子以備兵蒞
 台受而讀之色喜已愀然猶慨也蓋天台在
 寓內較著迺其里井之彪耗市肆之蕭條闕
 闕生計之瘠苦公輸弗繼而征調日迫稱不
 聊生甚矣以其地多崇山峻嶺不足為耕耨
 賴而又當紹台二郡孔道輪車使客公私驛
 騷一應取辦于予遺亦骨之氓矧近日海內
 多故諸無名之賦日創而月設嗟乎天台尚
 可以為善國乎令茲土者覽是編而繹思之
 昔何以紓今何以棘昔何以給今何以乏昔
 何以又今何以勞雖其故有非距心所得為
 者而隨時調劑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是
 不得諉于不可如何而遂秦越人視之者也

且邇上世以來宦斯土者夥矣而其惠心
 政猶有遺思為邑所尸祝者凡幾其驚害如
 茶猶有遺臭為邑所嫉視者凡幾又曠素苟
 位靡所短長如飄風一過而不能舉其姓氏
 者凡幾然則君子宜何居焉若其境以內鴻
 公偉人德業炳炳者邑子第能克肖之思乎
 而式其廬吊其遺墟亦良有司高山仰止之
 一助也然則斯篇之所裨大矣張命名弘代
 靈璧人潔躬而慈下余因以為令勗而且以
 告方來者萬曆庚子仲春既望全椒彭夢祖
 應壽甫撰

張邑侯重修天台縣志序

夫邑之有志邑之實

國之有史也凡修志必宜精鑿無令躑駘宜
 考信無令疑似故前人有志今之操觚家得
 挾策以議其是非使裔是成編者仍駁而不
 精疑而不信恐後之議今即今之議昔也其事

詎不重且大哉余令台凡有關於台之民事者靡不巨細綜理斯夕拮据冀少有補裨無貽曠疎請因思台之有志自正德辛巳距今八十餘稔則台志之修固余事也余責也迺學博魏君子上趙君子祿余君有恒二三諸生姜璣潘學孔楊士遇輩本之舊志益以新得凡人材風俗戶賦物產諸凡屬於台者率詳加考覈補缺輯遺次第彙帙帙成因謀之趙君曰是不可不印正于大方博雅君子也於是具藁呈之兵憲彭公幸公為之披閱捐俸助鈐復序諸首炳焉足為台邑光余竊謂是誌也庶幾哉可稱台之實錄矣遂書之以為序萬曆庚子秋吉知天台縣事靈璧張弘代書

黃司天台勝蹟錄序

天台之名聞於世自漢劉

唐難以盡信而山水之勝不可誣也厥後詞臣墨客流寓寄傲於其間者盛而述作之富不可勝紀潘梅壑氏產于茲土懼其久而散逸乃博考羣籍旁搜石刻選粹正訛彙次成帙命曰天台勝蹟錄不憚修阻詣予請序予作曰勤矣哉梅壑之用心也其有功於天台不多乎竊嘗聞之山川顯晦皆繫乎人然而遇與不遇則有幸不幸存焉滁之山以歐陽氏之記顯赤壁以蘇氏之賦顯自今觀之滁山猶夫山也赤壁猶夫水也而遇於文章鉅公豈非幸與鴈宕桂山天下之奇勝也在漢唐固無聞焉由是推之則今之名山秀水不幸托非其地泯滅而無聞者豈其微者乃若天台之勝得附能言之士以聞於世則名非過情然視夫托非其地泯滅而無聞者亦不為非幸矣嗟乎豈直山川然哉士生斯世幸

而獲遇若伊尹之於湯呂望之於文王諸葛
 之於昭烈古今數人而已矣何吐握之風日
 漸以微巖穴之下豈無抱經濟之才流落不
 偶而興邊珠之歎者乎揚于玉庭固皆一時
 之選然其間豈無德薄而位尊力小而任重
 卒貽覆餗之羞者乎則其幸與不幸又見大
 焉者矣予於此切有所感故僭及之梅壑名
 戒字子良嘗著山川昆虫百詠重修天台詩
 選蓋亦不幸而不遇者歟賜進士第南京都
 察院右都御史前刑部右侍郎致仕黃巖南
 渠王
 曠撰

馮太史天台教源流圖序

夫學佛法者稟智者
 大師而曰天台教以

自別乎賢首慈恩諸家也其為教也有教焉
 有觀焉教則以五時八教為經以五章七釋
 為緯觀則以二十五汰為方便以十乘為正
 修乃至修性不二之談色心互具之旨以例

諸家如衆流之望巨海觸火之隣日月靡可
 同日而語矣然則始於智者大師乎曰非然
 也蓋大師得之南嶽南嶽得之北齊北齊得
 之龍樹而龍樹得之釋迦或當機印可或懸
 契心宗此台教之源也故龍樹而下皆稱祖
 焉然則章安而下曷為稱祖曰叙得統也叙
 功德也大師說恣惟縱靈辯不由筆授時惟
 章安夙擅多聞復由妙悟集為論疏以啟後
 人說者謂其總持之功同符慶喜四傳而至
 荆溪教網稍夷金錕義例闢邪輔正說者謂
 其弘贊之勲比隆章安唐末幸亂吾宗典籍
 流散海東螺溪寶雲之際邊文復還雖講演
 稍聞而曲見尚熾我四明尊者抉迷雲以輝
 性日稅頹波而清教海是以立陰觀妄別理
 隨緣究竟結差理毒性惡十不二門之旨要
 十種三法之觀心三篋之論佛身即具之論
 經體判權判實說性說修凡章安荆溪未暇
 結顯諸深法門莫不表而出之無遺憾矣說

者謂九世二伯年間備衆體而集大成關異
端而隆正統者惟法智一師信然哉自龍樹
迄法智是爲十七祖法智下得傳者最夥而
廣智神爽南屏亢而爲三宗其學徒蓋紛紛
鼎盛矣宋景定間東湖磐公作佛祖統紀有
世系表載傳授源流頗具而法智十一世以
後竟泯泯無傳焉嗟乎常任教典滿闕浮提
方袍之徒多於竹蒿而天台教脉竟無有起
而續之者遂使時教不行觀道不嗣此何異
於佛法已滅可慨已然則今之君子有能不
或不沮奮然稟天台之學若揭日月而行者
乎以今觀我妙峯覺法師之爲是役也即謂
之繼法智而興夫誰曰不可語云在則人亡
則書即比齊之繼龍樹亦有然矣然草堂以
失緒被斥奈何是不然草堂如周室尚在而
吳楚僭王今則匹夫而有天下誰得而議之
有志者勉之矣於是取磐公世系表圖而授
諸梓人名曰天台教源流圖憶後之與於斯

文者其益思所以衍其流毋令泯滅無傳
絕佛慧命也哉皇明萬曆龍集甲申宗天台
教觀弟子賜進士第翰林院
編修樞李馮夢禎齊沐拜撰

虞司勳楞嚴玄義序

有門燈公暇法華述楞嚴
玄義四卷當是時士習多

聞狹六籍而治楞嚴者半學宮明經儒人侈
口不能取束脯而學語小師一揚拳蓋觀施
山委於是海內學人始置法華不譚譚楞嚴
矣漫不知五重之玄而譚之將無盲者揣摩
乎乃燈公則違衆好正呵多聞稽令貫花摘
葉供含英者之採擷是與摩登伽女爭妍取
憐也十乘觀法三種嚴儀妙定一路通華屋
以徹果海此智師之楞嚴即如來之楞嚴吾
剖塵出之庶幾逆折淫艷哇吐烝砂我比丘
卽常覆應器奚憾哉屠緯真諸君聞而深嗜
之儒門慶喜便期證果瞻子亦其一歟瞻子
嘗預千松席千松宗賢首百松師焉見去爲

台衡之學千松每病之俄而瞻子更習止觀
結楞嚴壇七日天雨玄黍雨金粟雨死水之
香覆几百松居吳興傳能射覆比東方生以
語千松千松曰吾向學此開日閉日見綠疇
累日然所居故是享室心謂魔攝政事清涼
後演玄譚於天台纔及判教雲長公從茶爐
踊出舞刀怒入講筵俄而堂室灰燼僧圓鑪
同大衆見二師弘荷台宗雲長氏固有願乎
自爾三人說法不復有問矣燈公既師百松
瞻子於其說固無有問若妙定一路不復問
途淫舍華屋無二無別茲現寓言呈諸遠情
之色以顯實也安能傳黛施朱懸鏡自證適
人玄覽邀人妙供哉公有弟如公雄雄諮諮
今結茆九沙將迎燈公修恣華三昧瞻子亦
預焉公又將以楞嚴壇法相央矣因先及之
萬曆丁酉季春習衡嶽觀瞻子虞淳煥書
於煙霞之
平鼎山

聞居士楞嚴玄義序

嘗聞釋經之要其略有三
曰合經合論合心合經不

合論則漫無所範合論不合經則罔識所宗
經論合矣苟不合心又同說食兼茲三者而
後可以入如來之室矣天台智者大師生陳
隋之際說摩訶止觀申明法華圓行梵僧聞
而歎曰此說大類吾國首楞嚴經於是大師
朝夕西望既而入滅期迫遂懸記曰楞嚴吾
不及見然當有宰官菩薩以文章翻譯復有
肉身比丘以吾教判此經歸中道者語具瑩
公清話後七十餘年唐天后朝是經果入中
夏宰相房融筆受而藏之迨宋元以來台教
諸師競為疏釋究其旨趣咸可議焉或合經
而背論或合論而背經至若此方教體真實
圓通今古諸師莫能措手此其故何哉良由
經山論海同詮此心得心則不求合而自無
不合大師以之不得則雖求合而去之更遠
諸師以之夫不求合而合者以聖智玄同聖

量也求合而不合者以此量蠶則聖量也玄
 同者易蠶則者難必欲即難以之易求合而
 終合者予蓋有取乎現量焉天台有門和尚
 稱智者之雲仍為百松之家嫡以已現量衆
 同聖量撰茲玄義懸譚此經言言有則語語
 歸宗洞古佛之真心發當人之妙用誠所謂
 以佛心印佛心即楞嚴釋楞嚴者矣大師肉
 身比丘之記不其徵歟書凡四卷六萬餘言
 龍始讀其名章約八法以釋楞嚴立十乘以
 達現業私頗患其支離及讀體宗二章別示
 靈源明常住真心之指宗要解耳根三昧則
 又樂其簡要泊然而體之統而會之始悟釋
 名之廣廣其畧也體宗之畧畧其廣也宜廣
 而廣廣不為繁寔畧而畧畧不為少廣乎畧
 乎其如來說默之旨乎聽將朝夕研味師軌
 終身不離聞見與入圓通敢不努力以毋忘
 明訓哉願公十方同沾法乳癸
 巳春日門人四明聞龍謹序

介山傳如法師楞嚴玄義序

夫契經文心不易
 標指也唯智者大

師發旋陀羅尼起遵法華具演十妙絳是教
 網無不炳著詳悉稱玄義云然而止觀大部
 全體法華十妙是知教觀殊袞理無二轍也
 乃大覺世尊於佛頂又揭總持所示境觀有
 縣契焉但是典後入真丹未經判釋時味偏
 圓莫知適從我百松和尚撰百問啟重玄之
 漸終慨洞庭鈞天環而聽之之無幾也參兄
 燈公不慮世忤作楞嚴玄義四卷豈助摠持
 夙夜願見之意邪抑竟先師窮詰沉疑之意
 邪燈兄偕不慧行三昧馘法於卷荷根得入
 流地故於玄義三觀十乘教理行證無不究
 竟而委示之即靈山大蘇相與首肯不慧篇
 端附言亦華屋不間庠序之謂乎然當是時
 多聞流亞既昧一真撥無萬行排蔽心為世
 智值登伽為樂境觸目教觀多懷輦蹙如來
 說為可憐愍者即諄諄聖詰無柰之何予信

獨柰之何
傳如撰

聞居士法華玄義輯畧序

夫文者詮道之器也

窮以可既詮無窮自非思入重玄意超象表
深證實相妙悟六心鳥能懸契佛懷釋茲玄
義哉別法華經典諸經中王統御三乘撫字
八教海墨書而不盡塵劫演以難量苟以單
詞隻義弘斯上乘何異蚊足蠅眉撐彼樓櫓
耶唯天台智者大師靈山夙聞大蘇妙悟降
天魔於羣頂讚聖者於空中夜觀明星母論
蹟同往聖時談妙法可稱辯類懸河明本迹
具談十妙野色合彼秋空通境觀備演十乘
鹹味投於海水教觀二途目足兼賜能令行
者疾詣涼池法華之道至是殆無餘蘊矣茲
玄義輯畧者蓋五玄十妙之大綱耳乃吾師
有門和尚慮今學人心力不勇於茲教海多
事望洋乃就玄文輯其大畧可謂提綱挈領

指要明宗雖短脛亦預法流即孺子俱餐其
露流通台教自是師餘普利羣生實為吾幸

云四明
聞龍撰

聞居士送幽溪解講歸天台序

昔乾竺古皇先
生以一大事因

緣出興於世說法四十九年半滿兼陳權實
互顯求其總攝化機直指心體使人轉物同
如來彈指超無學無尚首楞嚴經誠有味乎
天如師之言也此經譯來震旦自唐迄今諸
家箋釋咸有異同龍披尋研數庵踰數載非
量凡情纏苦彌篤已聆我有門和尚所譚玄
義霍然有省稍窺豁徑畧舉其要則有八焉
所謂教理智斷行位因果是也蓋教者七之
詮七者教之旨故教有大乘小乘了義不了
義之殊而七者之頓漸偏圓亦因以異矣請
以八者諦審楞嚴是為大乘中之大乘了義
中之了義也語其教則曰宣勝義中真勝義

性語其理則曰常住妙明不動周圓語其智
 則曰妙奢摩他三摩禪那語其斷則曰理雖
 頓悟乘悟併銷語其行則曰首楞嚴王具足
 萬行語其位則曰毘婆舍那清淨修證語其
 因則曰得圓明覺為因地心語其果則曰圓
 滿菩提歸無所得故聞斯教而了義之說可
 明矣悟斯理而如來藏性可復矣起斯智而
 楞嚴大定可獲矣斷斯惑而性具法門可顯
 矣行斯行而普賢之門可入矣歷斯位而化
 城之設可超矣修斯因而菩提之路可踐矣
 證斯果而妙莊嚴海可泛矣故知入者乃楞
 嚴一經之大旨十乘觀法之樞機六度四等
 之權衡八萬法門之關鍵苟非功齊二智洞
 比三明惡能釋茲滯義扶彼疑網耶或曰八
 者之目創始於有門法師乎曰非也法師得
 於天台智者而智者又得於乾竺古皇先生
 也當漢明時佛法始入中國禪教雖弘目足
 尚異業禪者來暗證之譏弘教者有笑沙之

謂達磨西來不立文字復指楞伽以為印心
 得非治此膏肓之疾乎而我智者大師古佛
 再來大權應世悟禪則證乎中論發慧則
 妙悟於法華由是而演之以為教教即禪也
 述之以為觀觀即教也教觀兼弘定慧俱暢
 楞嚴止觀同出而異名矣故一聞梵僧之言
 朝夕西望既而入滅弗獲寓目乃預識譯人
 懸記釋者菩薩宰官既驗往昔肉身比丘奚
 惑今茲况我和尚親嗣妙峯遠宗智者克明
 師匠無忝徵音悟楞嚴則佛心可印闡玄義
 則文獻足徵謂非受智者大師之記吾不信
 也吾鄉教觀自法智中興雲仍不替迄乎近
 代寥寥罕聞乃今風氣稍回人心慕道故海
 會寺育公微惠于屠儀部遺書勸請師普大
 慈儼然至止遂開筵精舍捉塵華座冠蓋如
 雨若赴華陰之墟瓢笠如雲宛謁靈山之會
 莫不傾耳屏氣聞所未聞壁彼洪鐘有扣斯
 應同夫明鏡屢聚不疲法席方輟于首夏金

策復響於空山攀留弗克翹仰徒勤四衆同
聲命龍讚述龍學慙入室辯愧渴瓶聊拾玄
義之山斤少杼見聞之海滴僭爲結集用告
將來吾師讀之得無哂其饒舌乎萬曆乙未
四月八日受優婆塞戒門
人聞龍合十和南撰并書

申太師送覲西上人歸錫天台序

昔人有云客

如樊籠鸚鵡既客矣何樊籠爲挂搭雞園朝
也暮則飛錫鹿苑矣松直棘曲鶴白烏玄出
諸六凡證諸二智劫波羅中知其解者且暮
遇之亦何山不可歸何山是歸何地不可住
何地常任故執問覲西以天台如是我聞方
廣法蓮諸院今安在雲門鷄犬聲相聞否風
响笙响子晉去後誰聞之劉郎歸而花香有
無也元明洞天則又奚若宮存乎廢也覲西
一爲述此吾得指樊籠如六結現前求覲
西脫也覲西邇年來納頰彌于芥子矣其歷
南海普陀五臺嵩嶽參水月收煙霞將歸休
矣玉蓮結子鐵樹開花甘泉翠石高察白沙
只此衣鉢付之覲西歸休矣於是騷人墨士
和李白天台之什賡張籍天台之篇歌興公
玉瞻天台之賦流日送意急投杖挑顛盼
間天台着覲西脚矣休休居士時行書

王方伯贈葛居士修曇花亭序

佛以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只

是教人去貪着一念遍觀法界性種種生滅
都無實義乃至於愛河慾海戰壘慢山俱是
貪業所染因貪生吝無量劫來翻身跳出者
能得幾人卽不任一恣然而有絲毫貪恣之心
藤蛇篋鼠潛窟橫軼不自覺知何況世間最
重恩愛饒諸利益覓食得食覓衣得衣遍大
地作黃金不能滿諸衆生願欲孰肯割已月
藏投之空壑捐茲見在證彼來生乎是以釋
迦跌坐于雪山但求解脫維摩高卧於方丈
力排苦空悠悠世人孰知辯此我天台山自

智者大師演法以來金碧切雲鐘磬接谷惟
 茲石梁絕壁為應真五百羅漢之所棲止曇
 猷顯跡今皆問之煙蘿石溜中止存賈相曇
 花一亭歲久崩弛遊者惜之近有武林居士
 南陽葛君乃捐資三百獨力葺此諸苾芻高
 其事乞余一言獎之余惟葛君既已跡橐中
 資如敝屣安取余言不樂於眼中着屑喉裏
 添針重為如來所呵罵耶雖取舍兩端兩無
 定義法財並用始結勝因葛君以無所取為
 佛取故以無所捨為佛捨故以無取無捨虛
 以大其心以能取能捨忍以堅其行豈非給
 派布地龍女獻珠遂令釋迦微笑維摩強起
 矣此一段大事因緣能無為葛君記荊乎哉
 余因題卷贈之以喚醒世之墮於貪業而不
 覺知者具識眼人無笑余言尚未聞方廣鐘
 聲在萬曆壬寅陽月赤城無礙居士王士瑞

楊少京贈天台邑侯東井胡公龍淵獻瑞序

帝王侈心昔賢所不道然福之將至有闢必
 先先之兆一若未有端倪後之應竟乃符同
 影響其事甚可異其故非偶然也天之生聖
 賢不數其示禎祥亦不數庭生屈軼戶懸篋
 脯山出器車河洛出圖書皆聖帝明王載在
 淳史昔猶耳聞今且目覩矣天台名勝金庭
 玉笥古稱福地神仙所托居石梁橋瀑布最
 奇絕直下有潭深昧不測龍神棲焉地方雩
 禱必有事于潭宰官誠致者禱無不應宋太
 宗時賜金銀錢永鎮此潭嘉泰間丁令君禱
 雨盡誠錢忽出現令君不敢留仍投入潭縣
 志載還錢記侈為美談迄今五百餘年矣胡
 侯蒞邑之明年歲在丁卯時值大旱侯焦心
 苦思蔬食步禱為民請命靈澍果大應至立
 秋日辛酉土人報得金錢三於潭傍沙土中
 其為丁侯所還故物乎所不可知為國家
 禎祥之應仁侯德政所致也余以季秋東游
 雁宕取道天台見士民誦侯豈弟君子學道

愛人塗巷一口蓋侯仁心為質其急民事甚於其家茹荼嚙藥不染民一錢杜少陵有云不貪夜識金銀氣豈龍神早鑒侯德特用異物示瑞耶聞龍性愛寶獨此淵不有其寶一出於嘉泰再出於天啓必欲致之人間遂其初意而止斯龍亦甚廉矣人歸德胡侯侯復不居歸美朝廷洪福讀其公移有云龍宮之物可以禦回祿可以辟不祥故水帛靈犀能却敲暑斯其驗也今逢三殿鼎建若上三錢而鎮之其為休徵不問可知人臣舉念不忘君此疇非食芹美曝區區忠愛之所發耶方是時人怪異物不於淵而於砂意陵谷亦有變遷所喜太平二字世運方亨復觀唐虞二代之盛其於新主踐祚又若顯示其兆焉太平興國宋太宗年號也今上聖聖相承豈藝祖太宗所可比倫而弟受兄禪海宇昇平事若數定非人所能為者中庸美前知書重休徵易贊如神其理不爽龍神得氣之先胡

篤誠適際其盛有以也世之譎兩岐稱三三異方此何如哉侯江西廬陵人諱接輝號東井金錢圍圓六寸面鑄太平通寶背蓮華佛像見貯郡庫中武林泌生居士楊廷筠撰

西平秋風雨不慮候士產之物集乾樂士
 人愁壽相祝不聊生自浙東數郡咸
 命白餘豐曰某竊長斯邑邑人愁壽
 毒也將禱于名山願其遠其始至
 白巖真狀深黑魏峭疑有神宅焉因
 得寺記知白郎神事因詣法師會
 側爰禱禮請未及竟有異物自穴出
 匪素懸鐘杵其額視昂昂之勢若龍
 然不驚不搖受祝而退其夕降甚雨
 物反秀巖自寶歷元年更復早縣令
 之奇召邑儒客與同社祝請其年六
 不若物

於其家... 不食夜... 物示... 出於... 初意... 不居... 物可... 却敲... 而... 若... 是... 之... 景... 金... 衣... 蕭...

天台山方外志卷第二十

記類

唐王展白郎巖記

白郎巖因神姓名也在天台山西東抵唐興縣三十里長

慶四年秋風雨不應候土產之物焦乾幾七八農人愁毒相視不聊生自浙東數郡咸然縣令白餘豐曰某竊長斯邑邑人愁毒猶吾愁毒也將禱于名山顧其遼遠其始至時經于白巖巖狀深黑巍峭疑有神宅焉因探其端得寺記知白郎神事因詣法師曾耀所憇巖側虔禱禮請未及竟有異物自穴出黑首高眶素臆錦春其顧視昂昂之勢若龍若蛇然不驚不搖受祝而退其夕降甚雨居數日物反秀綠自寶歷元年更復旱縣令求去年之祥召邑居客與同往祝請其年六月十八日是物復自穴而出一如去年狀加四是焉

足呈掌爪若欲挈矯是夕復降甚雨異哉其
神明歟神必依山川山川不崛神不依焉受
祝惟神禱不精誠神不歆哉天與神通神非
真正天不應焉縣令與丞非尊官也能一精
專於下而通天降神其應如射豈細事耶是
以誨天下之慢易者展適在山野獲同觀焉
因記其年月於是巖之
側寶曆元年八月日記

宋天台般若新寺甄塔記

按越都圖經弁古碑云梁朝岳陽王者是

昭明太子第三子即梁蕭譽是第二生梁王
是也於赤城山頂造甄塔三所中有如來舍
利四十九顆其塔至唐會昌五年乙丑歲七
月勅廢至咸通六年乙酉歲僧宗立并居士
倪求徐師約與眾信士同修一所至八年丁
亥歲七月功畢星霜綿遠其塔甄石隳墮爰
至顯德七年庚申載般若寺沙門德韶重建
纜落舊甄石感雷電風雨驚眾現如來身光

項佩毫光光中又現阿育王寶塔塔中亦
五色祥光遂獲舍利四十九粒迎歸紫凝山
香花品餼弁眾僧各然頂臂種種供養遂累
甄而僧俗雲萃逾一祀圓就再安舍利二十
八顆前後可三十餘瑞現光與前無異留舍
利二十一顆散安東都府內并應天寺甄塔
中吳武丘寺甄塔國清寺甄塔東塲中興寺
甄塔各一顆當寺二塔盡是德韶特捨衣鉢
資金新造各安舍利三顆上贊皇王帝業次
資軍庶樂康云耳辛酉歲大宋建隆二年十
一月十一日題記

鄭至道劉阮洞記

劉阮洞其傳久矣余竊邑於

在此按圖得之以詢護國寺僧介豐乃曰洞
居寺之東北二里斜行山谷隱于榛莽間人
跡罕及景祐中先師明照大師嘗採藥見金
橋跨水光彩眩目二女未笄戲于水上如劉

阮所見此水僊之洞府也元祐二年春迺鑿山開道立亭於其上環亭夾道植桃數百本所以追遺迹續故事也越明年三月十日丁丑寺僧報桃花盛開弁以其景物之盛求名焉余率縣尉縉雲郭儀彥文監征開封曹求得之來遊而黃巖縣主簿西安王沔之彥楚與其弟宣德郎知金華縣事漢之彥昭繼至乃相與幅巾杖藜徜徉行歌沿澗而上觀綠波之連漪聽寒音之潺湲微風過之餘韻清遠飄飄然猶鏘佩環而朝玉闕也遂名之曰鳴玉澗澗之東有塢植桃數畦花光射日落英繽紛點綴芳草流紅縹緲隨水而下此昔人以食桃輕舉之地也遂名之曰桃花塢自塢流隨山曲折而遊人之道從之及水窮而道盡則有潭清澈淵澄可鑒毛髮羣山倒影浮碧搖蕩中有洞門潛通山底其深不測雖淫霖暴注而不盈大旱焦山而不涸此寺僧見

金橋之地也遂名之曰金橋潭潭之南漸淺見沙中有盤石三不沒水者數寸可坐飲自上流盃盤隨流蕩漾必經三石之間俯而掇之如在几案此羣僊會飲之地也遂名之曰會僊石據石之端仰而視之三峯鼎峙峻極雲漢寒光襲人虛碧相映危崖蕩花紅雨散亂其東峯則孤危峭拔儀狀奇偉上有雙石如綰鬟髻遂名之曰雙女峯其兩峯則壁立千尋上連巨嶽朝陽方升先得清照遂名之曰迎陽峯其中峯則居中處焉以雙女曰合翠峯三峯之間林麓踈廣草石瑰異左連瓊臺雙闕之山右接石橋合澗之水探芝茹木擷翠佩芳杖履輕而白雲隨笑語高而山谷應儵然而往直欲跨兩鳧御清風逍遙乎不灰之鄉而不知塵境之卑蹙涉世之有累也遂名之曰迷僊塢自塢以出至于迎陽峯之下有石偃于山腹廣袤數丈寺僧因石

址結亭於其上畫桷雕楹翬飛鳥草前臨清
此瓦影浮動魚跳圓波光弄樽俎浮盃之迹
顧指在日遂名之曰浮盃亭是日也天氣清
明東風和暢巖端過雨踈雲留日余與諸君
携茵席挈壺觴上登崔嵬下弄清淺流觴嘉
草惟與所適山殺野藪具於臨時膾靈溪之
鱗茹金庭之蕨無備具之勞也掛衣長松落
帽幽石帶慵則披衣履倦則洗足解衣鹿酒
玉山自頽無衣冠之束也意所欲飲命博注
之一引而盡量窮則止無鍾鼓之節也酒酣
浩歌聲振林木音無宮商唯意所發樵夫牧
廝爲之捫高崖履危石荷柯倚策而視之彼
鳥知其非劉氏之子阮氏之孫厥洞府之未
廣而復爲山間之遊乎旣而夕陽西傾暮煙
四塞洞天之景恍若失之於是尋雲路野歸
驂松月與人金影破碎遙聞鷄犬乃悟人開
諸君皆愜然而驚相顧而語疑夫陵谷之更
變而子孫之遷易也時郭彥文立馬謂余言

白數千百年湮沒之迹自公發之今日勝遊
之樂可無文以紀之乎余病夫山水清而文
辭俗景物富而才思窮不能盡洞中之幽趣
固辭而不獲免乃書其所見之實以塞來命
若夫寫難名之景發不盡之意則諸
君之新辭雅詠在焉非余所能道也

李彌綸元應善利廣濟真人祠記

雨暘晦明之
候豐穰荒歛

之數皆繫於陰陽司於人物非乘天地之正
御六氣之辨者孰能嘘吸變動宰制役使之
耶歲已未夏六月天台郡大旱禾稼將稿編
走羣望不應民以怨嗟郡請通軍州事李彙
詣桐栢山崇道觀迎元應善利真人像入城
祈禱將至山雲氣四合風雷倏起左右駭觀
及境雨澤沾足遂獲秋成郡考覈自政和間
始稱之因兼前後累有靈效上之朝命褒稱
善利郡人歡呼願書其事按載籍真人周靈
王之子晉喬或其字也靈王有子三十八人

晉太子也嘗以諫疏陳川澤之說後受飛解之道去入緱氏山遺言將賓帝所圖經云爲右弼真人登侍帝宸司天台水旱故一方之人敬事且有期應也陶隱居稱桐栢山在會稽東海內有金庭誠不灰之福鄉方圓四十里常有黃雲覆之木則蘇珥琳碧泉則石髓金漿其山盡五色金也孫興公賦云天台蓋山嶽之神秀玄聖之所游化靈僊之所窟宅也陶隱居又稱越桐栢之金庭吳句曲之金陵養真之福境成僊之靈墟其詩云三宿麗天序三金標地靈真誥載真人往來吳越棲宴兩金其說甚詳惟真人生能以陰陽事物之理利害休戚之說告於王廐世上賓觀數千載猶能以雨暘惠澤及於民輕舉遠游擁雲氣跨飛龍出乎六合之外而靈通妙應胎蠻之報一皆曲應人寰真人之道亦傳矣予所以考詳而並載非特寵之上貺爲一方之榮蓋欲夫爲道齋精神光德業久而不替可

王十朋記人說生前事

予少時有鄉僧每見予必謂曰此郎嚴伯威後

身也予不曉所謂既而訪諸叔父寶印大師叔父曰嚴閣藜字伯威汝祖母賈之兄吾之舅氏且泐門之師也博學詩文戒行修飭有聲江浙間爲士俗所推重汝父母既以無子爲憂禱求甚力至正和壬辰之正月吾師卒汝祖一夕夢吾師至其家手集紙花結成一

圖

天台山志卷之三

五

符所夢又謂吾師歿之月而汝受胎也故云
予幼從學鹿巖人有指予眉目類吾伯巖閣黎
者表丈賈元達曰此子眉目類吾伯巖閣黎
他日能文未可知也然巖閣黎智慧名德卓
卓如許縱未脫輪迴當復生人間世為大善
知識胡為於滅度之後鍾成迂愚魯鈍之性
現此窮薄困苦相耶予嘗寫字作文貽寶印
叔父叔父曰人言汝吾師也文僅似之字乃
爾不同邪巖閣黎尤工筆札予最不善書故
也紹興庚午七月二十日因作文寫字兩俱
不佳媿而曰巖閣黎汝前生食蔬何
多智今生食肉何許愚也用記之

俞建送金銀錢還潭記

石橋勝甲東南其巔有

下瀦為淵澹法泓此蜿蜓所家過者動色州
邑旱潦謁請顧答如響旁封閔雨毫倪越疆
馬潤銜罌朝歸霖淫暮洽殊靈嘉應隱然為
霞城冠先是邑太夫凡禱率於曇華亭致禮

即高瞰甲情文匪稱慶元庚申冬仲縣尹下
君大祭始至款謁心楚不寧首捐帑夷荒臨
淵十許步築亭為祈禱所榜以佇真嘉泰改
元夏五月不雨禱于廟于社于佛弗獲命啓
啓搏手丁尹躬走靈淵祝史薦詞香縷甫升
綏有巨電躍見迎至邑宇颺車發軔苻靄四
集翊日甘露益淪洽稿頌耄雅呼舞合詞
願白郡以徹于朝丁尹弗能抑且以實聞旋
錫廟額惠澤以修神休尹既肖像揭虔仍搏
費買田歲得穀四十石為蒸嘗奉越明年十
甫五月風時氣稟沃以大有書龍君陰相實弘
夏五月末澣雷電晦冥淵泉濺浦舒露錢寶
班班崖側樵牧摩肩攘取恐後巨石陡然從
空墮室其穴萬牛莫挽貪且覲者始信有物
護持屏息退縮浮屠氏或獲而私之青蛇輒
護繞陰祝願輸官猶徘徊弗遽去邑人駭異
愬縣縣諭覈得金若銀錢十數圓徑六寸而
羸鎔範如刻品采弗磨實國朝太平興國中

賚予道者自詢舉以鎮龍淵者也丁君創觀
斯實歛衽起敬無所歸肆委寮案吳邦彥
護而復諸潭且囑建識顛末以詔後建竊觀
天下寶藏光芒鮮克自闕惟神龍所潛九淵
叵測故千金領珠非遭其睡弗得也金錢之
在淵不慮二百餘祀先後踐更凡幾諸深伏
真斯不輕發特為丁尹出焉豈顯晦久速默
存定數而金石為開感召厥有機歟使丁君
微不燭明不幸落愚貪手疇能昭揭奇寶通
邑戶傳其美不沒意龍君灼知丁尹其殆擇
焉以耀其靈耶猶不盡顯則鏡石以傳不朽
丁君所以答塞龍君至矣雖然地不愛寶昔
推有道盛時揭之斯文唯邑人樂昭縣尹格
物悅恂寧知歸美朝家丁君實惓惓歟故不
得辭而為之記嘉泰壬戌八月既
望承事郎台州府學教授俞建記

賀允中應心泉記

居士賀子忱編茅為屋與其
峯寓天台台山萬年禪院之西

地勢爽塏土脉深厚植花種竹日以成趣惟
是水之去人稍遠而饋餽滌濯之用不足上
有小澗走以竹渠則寒月常冰下有廢井及
以桔槔則人力溪勤一日居士齋心炷香仰
首窮靈而祝之曰聚族百指結草而居上下
蔬食甘苦一律所需於世者甚薄而瓢飲之
樂未適其願昔耿恭拜井而泉溢王霸濟渡
而水合雖今昔異時閑劇殊事而約已為衆
有求斯應誠苟至焉理則均也神其吐之乎
既祝之十日旱陽驕亢氣蒸如焚舍之東北
相去十步不加穿治天列之泉既潔且豐其
甘如醴其寒如水其澤如玉其清如鑑由是
一家之用不煩人力而遂給足衡茅之勝寢
以膏潤矣山中父老明日舉相謂曰此處無
泉何慮數千百年君居未久而決旬之間忽
於平地湧激靈源若出造化如是之敏是何
祥也豈天嗇其實將有待而耶抑時至事
契而適相濟遇也將以化尼父之雨以資

天祐山志卷之三
七

後學耶將以興傳說之霖而被蒼生耶不然則泉源混混不舍晝夜胡爲一日而驟至也居士曰汝無佞予予將告汝夫通天下者一氣備萬物者一誠我之禱也以衆來之應也以心天地鬼神昭昭然常在人以上若將閱予而告之曰爾家何貧爾志何清爾官何人樂閑何真人棄爾取人疎爾親處荒山以自適邈四顧而無鄰地若有泉不界天下其孰與爲仁以吾心如陶潛故得泉涓涓而始流以遺落泉之成借此之居以爲斜川盤谷求諸文人作賦序侈以其貺而流其聲不亦可乎父老曰唯唯居士乃命工甃焉

宋之瑞佇真亭記

石梁勝冠台隴寔五百應真

遇禱輒嚮答第山徑繞峭披藜取道往往就曇華亭望拜從高瞰下於禮弗度去歲冬十一月縣令丁大榮始至展謁顧瞻惕然乃捐縣帑百千誘住持萬年寺僧智海卽潭之隙度地建亭榜曰佇真於是夷險鋤荒護以欄楯今年夏五月不雨種猶未入土令集緇黃躬詣新亭伏謁致拜告起未竟忽有龍大如覆盂出沒波面已而投刺下墜若有物掣而取之觀者駭異須臾龍復出遊遂迎以歸越二日雨大霽霽四郊霑足稚耆歡喜莫不感神之休頌令之德願刻山石以彰永久之瑞竊謂山水佳處居官類多築臺抗榭務爲遊觀斯亭之建意獨不爾矧中孚之信尙及豚魚宜乎淵潛効靈厥應昭焯是可書矣舊傳石梁側有蓋竹洞天墮沒踰二百年往歲何公稱持節澄按嘗夢遊其地訪求不獲是行也尹窟探偶得之洞深可二丈餘中有二硤窮窿幽邃下視攢峯疊嶂如列畫屏又得曇猷厥初修道遺址於蕪穢蒼莽中見謀剏亭以嚴奉事而易置今庵爲龍君祠一旦天地

秘藏軒豁呈露以是知境不終晦待人而顯故并書之嘉泰元年六月望日記

僧法照曇華亭記

聖賢間出厥惟艱哉如優曇鉢花時一現爾按西域記佛

言震旦天台石橋方廣聖寺五百大阿羅漢居焉或者以為誕東晉時梵僧白道猷始尋挾之由齊梁隋唐至於我宋國王大人莫不遐仰通儒明公見於賦詠圖志可考也景定元年春三月太傅大丞相魯國公肅清江面正位廟堂明年春緬思舊遊以俸資五萬俾萬年寺長老妙弘作新曇華亭且曰宦未逢時嘗於斯地有心期今酬之於是弘謹唯命督役趣辦豪華延輦飛視昔尤壯麗落成供五百聖僧茶茶甌中一一現異花猶夫常也中現四字其文曰大士應供聚觀者神之得非曇華之應乎弘陳於魯公祠公像於亭之左創憇亭於右而響空瞻風佇真許來方廣之亭皆一徹而新之凡間風而登具瞻殊勝

不斲而喜捨踴躍贊嘆佛語豈虛也哉先是旂纛在維揚緡錢以萬計者三予弘造大佛殿巍昂雄特甲於浙間斯可謂大施矣於戲天台神秀之氣鍾於我公修文偃武天下訖定異時從赤松子則曇華之作若有所待然淞照歸老山中竊觀盛事為之記而書之石維四年二月乙丑也

曹勛重修桐栢觀記

天台山之右曰桐栢自地距洞門幾十里始至其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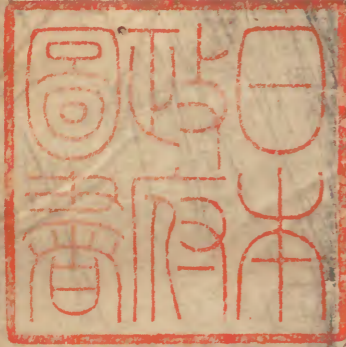
重復與區別為室所西山如城郭不假除治雲聳壁立天造地設中則葛僊翁鍊丹之居至唐司馬子微大營宮宇設虛皇像以安羽流玉霄峯直其東瓊臺峙其西靈府方瀛奠其北中有瀑水飛流噴沫勢若萬馬奔而南下四時巖浩垂若天紳居人行客彌望不極故真詰謂越之桐栢實金庭洞天養真之福境上真王領以會羣僊固非尋常山川惟蘿

蛇所處是以高接上漢深隱九霄控引天地
 錯綜今古包括形勢不與外塵相關苟非棲
 神養素之士則不能少留煙霞間僕比巧閑
 稅鞅踰月都忘俗駕因見屋宇闕五代至今
 無不損獎而象設蒙漏往往淪剝欲力為勸
 緣營建時觀門都監石慶端道副正厲承年
 石葆璋皆捧手相勉誠山門不世之幸獨葆
 璋願竭力任上木之役罔敢懈怠於是六七
 年中專以觀事求在位者得太師和王楊公
 弁其子敷文閣待制僕泊僕悉出俸錢擴殿
 廊基各增闊丈餘創為高廣顯闢修廊又摹
 古石本繪度人經象於壁改造三清正殿及
 命工粧彩棟宇俾之侷與其象失天人之容
 者則易塑眸穆增舊金翠以至立三官殿後
 齋堂為鉅甍可容千衆并敞東西兩客館以
 待過賓撤去外戶如中都上清之
 制定啓三門塑龍虎君率極雄傑展立靈星
 門以拱眈眈之勢覺青厓丹壑松竹幽積

居道師悉蘊和氣道士唐知章以錢氏手寫
 金銀字道經出私錢建藏并殿由是內外堂
 宇皆備良材堅甍文石五金之用自重山而
 下扛木累土於上及諸綵繪等約費千萬崇
 厦岌業翹鴟相直如出於浮空紫翠之中紫
 然一新真九清僊聖之攸居萬靈威神之所
 御巖巖翼翼飛宏耀化成中天來居來遊者
 皆道念超勝始若靈僊飛化無不懷凌虛靜
 一之志遂可日與道衆陞殿香火仰祝天
 子萬壽為閱世無窮之道場豈不休哉故一
 山淨友觀感而化以勝增善平日慵墮嗜食
 之徒皆磨礪淬厲期合於真遊詠道德卒皆
 修整得慈儉三寶之益問其教則精勤持誦
 皆不踰矩入於堂則戒臘有序無相奪倫與
 之語則氣貌清潔漸入僊宗其於荷負至要
 隨時樂道可以副紫陽新宮之文而山鄉有
 不無辭以言其詳也僕晚暮之景得相與成
 茲勝事因為原本極始叙得人任職比舊修

創增易之難刻于堅珉以示將來葆童常曰
剗心歷瞻每無忘於興造有日矣然未遇知
音果上真垂憐肯助此功也或者以桐栢在
浙東最號名觀扶晨暉霄緌山降九龍之駕
碎非素景陽策三公之衛至朝廷則鉅公顯
人每為均逸提領之所又聞廣湖湘多取便
道車馬遊訪項背相屬賓從棲止視餘處為
尤煩詎可隘陋徒示虛無且復吾教惟言清
淨淡泊非有歿生禍福為警世資取之方獨
有際遇賢智心規亮清始方求建易與作觀
接續真境弗墜厥績所以陪難以時也噫不
避衆人之謗不虛一日之供躬役土木載新
靜域能畢力而不憚者葆璋是已豈不賢於
坐視以待其廢隳哉後之繼者倘不忘前人
之功俾道衆晨夕瞻禮安於寢息而保希夷
之樂亦始事者之幸必不獲謹於洞天福地
矣尚監於茲僕停鞅方外野鶴閑雲蘿月松
風放意身世寄言蕪類且勸方來爾其諸君

相傳王廟食之由以王在日能駕清風乘白
鶴御氣溟滓神遊八表得不死之藥于比覺
僊人服而延齡顏色如童傲睨天壤一日于
冷水源剗剔其臍臍浣宿滯不潔于澗中被
淫婦所觸不復能納諸其師比覺聞而駭之
遣銮駕羣僊乘空而至共擁而扶之傳以神
膏經宿乃甦仍用烏鷄醴糜食之而愈羣僊
曰子以啖烟火之故今不昇天矣王含憤而
卒始立廟于冷水之源古碑益詳焉是事幾
于恠誕故史氏不書因其居民有請姑記錄
之大德三
年三月記



共六冊